識 跋

玉堂故事 序

教書 、 記

批答 題跋

踈齋集 五

疎齋集卷之九目録

議

踈齋集卷之九

議

顯廟追上尊號議

恭惟我 先王嚴恭寅畏敬天勤民仁厚之德浹人骨髓雖 隆名顯號極其尊崇而譬如摹天畫日不能形容其萬一曷足以副一國臣子萬世無窮之思也然而 國朝重熈累洽 聖繼神承功德之盛不可殫述只就近代而言之 仁祖大王撥亂反正之功 孝宗大王好仁明義之德可謂度越百王而萬歲之後尊號一定則未嘗有再加徽號之舉豈不以

玆事之至重且大如今日 聖教所云耶今若獨擧
縟儀於 禰廟不但在 聖明有豐昵之嫌抑恐我
聖考在天之靈亦或有不安於冥冥之中者此正不
可不顧也若夫 貞陵追祔固是莫大之禮而三百
年神人之所共抑鬱者 先大王乃斷然行之追遠
之孝正名之義可以質諸鬼神而不惑者也而當初
議 謚固已包擧是義今雖欲以此加 謚恐無別
義他字尤可以彰明大孝者且 昭陵之廢寃鬱未
百年而 中宗大王追復其位號 仁明兩朝亦未
嘗以是加上徽號事類相比而稱揚不同亦甚未安

且伏聞 仁祖上謚之後朝臣有請加上 徽號者
孝宗大王問議于大臣而 下教曰旣非 先王之
志恐乖繼述之義於戲大哉 聖祖之孝眞可以爲
萬世帝王之程況我 先王善述我 聖祖之志者
乎詩云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又曰於乎皇王繼序思
不忘 聖祖之訓昭揭日星此固 聖明之所當率
循不愆以光前烈者也伏惟 上裁

龍灣回軍駐 駕處封識議

龍灣一隅爲 兩聖駐蹕之所而至今無表揭之擧
志士之咨嗟不但本州父老攀慕之誠而已然而致

煩耳目之事今不可擧行禮官所請封表舊址者雖
與立殿建碑有異翊原堂舊基亦是城內官衙近處
或可繞墻築階以爲表識俾爲久遠不忘之地至於
威化島卽三江分流之處尤係路傍亦難表識太祖
峰犒軍川等處雖有其名年久之事亦不可不詳審
先令道臣及府尹審度地勢詳細啓聞後更爲議處
允合事宜伏惟　上裁

文純公朴世采立後議

曾在甲申年間禮官以李行泰等疏辭陳禀於　榻
前也臣適入侍以彌滑雖在罪籍父子之倫已定今

不可罷其繼若 朝家念儒相之後事以存亡繼絶
之義或別立他子孫未爲不可之意陳達矣今弼渭
死而無子勢當立他子若孫以奉儒相之祀而 朝
家指名强定之後其所後母不欲承 命則人家倫
紀間難處孰甚於此朴氏固大族使其門長會宗人
相議叅以本家事勢定其可繼之人申該曹上 聞
後有 命則似爲穩當伏惟 上裁

式年講經儒生分庭議

大比科三十三人之額卽金石之典也十四分以上
分送東庭乃試塲事例也事例窮則可變金石之典

不可猝改今就其可變者而言之假令講畫不多兩所俱無十五分以上則勢當以十三四分送于東庭多少不適則變通一也講畫十四分卽七書俱通移送西庭雖若可惜事勢如此此外恐無他變通之道伏惟 上裁

順懷昭顯墓執事守墓變通議

五禮儀大小凶禮無不備載而獨闕略於 東宮儀節故 昭顯世子之喪考出實錄墓廟之禮一依順懷世子時事已成典故今難輕議而伏見 聖教聖上敦親念舊之至意眞可以興一國孝弟之化矣

況叅酌情文可無嫌疑者乎墓祭之以守僕執事守
墓之用別監果似未安執事則依 聖教差送內官
以存體貌實合事宜守墓則或以忠義之受祿者或
以司謁司鑰等官作散者定送似勝於別監至於道
臣之與 諸陵一體看審恐無隆殺之等或一年一
審似合變通之道臣之臆見則如是而不敢斷定惟
在 博詢而審處且謹按唐玄宗開元三年以諸太
子廟守供祀享陳貞節裵子餘等相與駁議于朝事
見馬端臨文獻通考此等論議可資考据卽 令儒
臣博攷典禮亦合審慎之道伏惟 上裁

宗廟署名官品變通議

守祧之官屬於宗伯先王之制也是以漢唐以來其官不過令丞其職乃按行掃除後世置署 國朝因之者誠以此也今雖有一二不便者行之旣久金科玉條恐不可隨意輕改而至於 聖教中省記未安者容有可變之道今後 宗社各處守直官勿與諸司雜書於元省記依兵曹內入直省記別單之例別爲書入恐似無未安之事矣伏惟 上裁

社壇修改議

古者旱乾水溢亦變置其社稷今若石壞土崩勢有

不得不全改者不必以年久爲疑而伏見禮官與大
臣再審之啓先始役兩處外似無目前頹圮之憂是
爲可以改可以無改之間也方士主陰而尚靜誠不
可不審其變動今姑只修其甚危者以觀前頭實合
愼重之道伏惟 上裁

古今島關王廟額號祭禮議

臣於此事始不審而仰請有此更詢之 命不勝惶
恐然臣所以興感于中而欲望 聖朝之表章者不
但三賢一廟其事甚奇實有匪風之思不忍終泯其
跡耳今禮官大臣反復致詳於事勢儀式之間就其

所引前例者而言之箕子之禮庶推於關廟都督之位可班於石李諸公稱廟而揭額不爲無所據矣但不可謂之宣賜耳獨忠武公李舜臣以我　朝之臣共享　遣官之祭謂無隆殺者亦致謹於別嫌矣然文廟從享亦多我國之賢而春秋釋菜差官而祭蓋其所重在於聖廟也二品以上常調武臣之卒　朝廷亦猶　遣官致祭噫忠武之功　國朝以來所未有古所謂死勤事而捍大患孰加於是雖祠廟常祀歲再　遣官崇報之道未或過矣况其祝式儀節當行君祭臣之禮則等威可辨矣臣意今若特　命詞

臣更揀美額揭于關廟忠武之祀稍降籩豆之品仍令祭官行事恐或無損於 國體而其於感念往昔存樹風聲之道似爲得宜伏惟 上裁

文科李獻章覆試議

曾在己卯科獄之初故相臣南九萬亦有覆試之請議雖不行故事則斑斑可考如唐之天寶 皇明之洪武萬曆或覆試全榜或單試指疑者數人今此金吾之禀不無所據蓋科後人言雖有虛實疑亂難定自古而然今以李獻英兄弟事言之其兄雖少有名稱其弟之無文人莫不言而兄弟各製同筆俱得被

選此所以致頒搆之疑也 聖教中專出於疑之一字誠爲允當苟無可疑之端何至此紛紜旣有疑端而終不明辨不但有乖於 朝家覈實之政雖獻英兄弟亦不宜受疑於發身之初終身於闇昧之中今欲釋羣疑而辨虛實此外似無他道 詢問之下不敢不猥陳迷見伏惟 上裁

宣武祠歲一祭議

皇壇之祀起乎義而無於禮者不廟而壇歲一有事其義至嚴其禮無比庶可擬議於郊祀然則本不可與他祀較量其疎數先後又與祀前代帝王而與享

其臣者自別況論以大一統之義則自我 宗社百
祀倂壓其尊何獨於宣武之祠特殺其禮乎楊邢二
公自其生時繪像而俎豆於春秋國人甘棠之思已
百年矣今不宜遽變其享式且以二祀禮節言之大
武剛鬣之牲旣異貴賤 親享遣官之禮亦絶等威
於 皇壇可以別嫌在神道可無不安恐不必以疎
數爲疑也此卽周誥所謂惇宗將禮咸秩無文者以
臣蒙昧之識何敢與議而旣承 下詢敢貢臆見伏
惟 上裁

子之不勝喪妻之從夫死者旌閭議

觴曰 榻前下詢時臣倉卒未能詳對矣親喪而滅性夫殁而從死要之過中而非禮意禮官之疑於旌褒盖慮其激勸而多傷人之生矣然諸大臣之議皆以為寧勉其不及不可抑其過者誠合於扶衰教礪頹俗之道臣無容別議伏惟 上裁

臣服復古議

伏見下禮曹 備忘記三代之禮久廢而將復 聖學光明度越千古觀聽所及孰不咨嗟欽頌興起於禮教也盖此事 國朝以來未嘗無言之者平時則視為忌諱不敢講論及其臨事倉卒雖或有言每為

俗論所沮奪尚今未變識禮之士常以爲大恨今
聖明因經起義思欲洗前古之謬新一代之制意甚
盛也孟子所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者其在斯乎顧
臣蒙陋之見寧容他議謹按斬衰之服爲父爲君始
著於儀禮而秦漢以來喪服日紊漢之諸儒及唐杜
佑宋馬端臨輩皆有所論著不過時王沿革之制至
於朱子君臣服議參酌古今損益情文其說甚備其
理至當欲復古禮舍此何從我朝 宣廟時事詳見
於文成公李珥所著文字 聖教中因閔純之議而
釐正者即此也 孝廟初文敬公金集亦以五禮儀

之不合古禮有所獻議二臣莫不以朱子之議爲主
且文忠公李廷龜嘗朝 京適値 神宗皇帝昇遐
之時隨參於成服之列見其文武百官之服一從衰
經之制備記其事於遺集中 皇朝禮書猶有存者
今亦可攷 天朝之制若此則尤宜從周宜令儒臣
博攷此等書籍抄錄緊要以備 睿覽更下禮官使
之參據商議以衰經成服布帽帶視事一依朱子之
議定爲著令則天理人情少無虧欠可爲萬世之法
伏惟 上裁

試卷備篇存罷議

凡事之冒其名而無其實者必其弊不但文具而已如試卷備篇之類是也諸議之令不欲遽變者皆歸重於法典所載其意誠在於難慎矣然舉子依法意具製二篇一體楷書而謂之文具而當變則是真輕改法典不可從也今則因循謬習法意已無可言而其胡亂不謹別生奸弊誠如大臣之劄矣其他用巧於亂書中者世或傳說此則不待乎在外預書何關於內打印有無也然則其弊誠不但文具而已夫金科玉條率由而無變豈非守成之良法而文質交弊則以時損益亦聖王之所不免也是以 國典所載

追後更變者既非一二今以禮官所舉諸科條言之生員試初則並試五經義今變爲一經進士試今豈有所謂銘箴者乎或因弊而變襲謬而廢今不能盡復其舊獨持難於有弊無益之事此實臣之所未可曉也若慮憲章漸變欲稍存存羊之義則許令舉子自願具篇者依程式製寫不廢掄才之本意其不能者並勿令亂書不成文理之文則庶爲務實之政矣臣之迷見本來如此大臣之劄亦所與聞今不敢更容別議伏惟 上裁

溫泉 行幸當否議

臣伏承再詢 下教奉讀未半心肝欲墜涕泗交下今此 幸溫之議苟或有萬有一危之慮非臣子導君父以萬全之義且非 殿下爲 宗社生民自重之道故臣乃敢有愼重之請而猶不敢爲叩頭斷靷之計者亦以臣無所知識不能灼見其利害耳今聖旨諄諄推誠開示其察邇好問之盛德已可以迓續天休且 許以試浴而有妨卽止誠有酌量於淵衷者羣下孰不曉然仰悉 聖意而若其無悔恨之敎亦有所不敢忍聞者顧臣何敢更申迷見乎然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其吉則一而已者戒其動

不可不愼也是以易之言愼處皆云不害與无咎聖人垂戒可謂深矣惟願 聖明更加三思博採輿言深察大易之義焉

太廟祭物變革議

太廟之享祼非秬鬯獻無五齊鉶豆之實多違禮式寢郎復古之請可謂盡職宗伯之議證誤闕疑略請變通似適其可而但水土之品四方不同膳羞之法今古異習已自五禮初定特不能盡從古禮許以時物代之其類充之者蓋出於不得已也其後棗栗菱芡鹿脯之代用土産而猶如此況難得之狼臅不識

之萱菉乎秬黍唐黍旣非一物則取類通用未免苟簡如鉶羹之五味猶可調以盐梅之類醢醢之粱麯未詳爲何物獨其中明白可據而改正者惟糝食豝䴵餌䴵餌醴盎而互用古今之禮終歸參錯而能改者少不能改者多且以此薦享亦已久矣若非一一釐正者恐不可倉卒議定也禮曰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也其重在臭氣而不在於食味雖若可見至於尚物取義用以交感於神明者則有不可知矣今何可以然疑未定之見臆斷因革之相半也噫凡我　宗廟之禮未遑者多矣如廟制祝式樂章册寶

之不合於古而未備於儀者未易遽論若以薦享之
禮爲不可不先改則以此禮官所稟者 特命玉堂
之官博攷典禮以下古今同異且 辨 詢于知禮儒
臣以禮經先儒所論及時王之制參互論定裁以
睿斷果實之土產而代用者還復其故鹿脯狼臅亦
令蒐獵秬黍萱菜粱麪之屬不能辨者前頭節使時
問于燕京或買其種子或審其形色與製造之法或
可見來如是而後告由于 太廟而一變其苟簡訛
誤之物 享禮庶無憾矣臣於此又有所嘗疑于私
心者敢此並暴粢盛之中黍稷最重故禮云黍曰薌

合稷曰明粢言其氣性之最美也我國所用黍稷自前人多疑之以爲與中國所謂黍稷不同至有著說者萬一如疑者之言所以供神祇粢盛者不容不審中國人則物名以文字傳之故保無差誤不如我國人之兼有方言而易訛也雖今燕京其用之於祭享者當襲中國之舊亦於節使時買此二穀而來可以破疑於享祀之用矣愚迷之見敢此附陳伏惟
上裁

世子謁聖後試才議

國朝典禮殿下享文廟必有視學設講之禮今

之製述試士卽設講之變也 王世子釋奠酌獻時則無此禮豈
殿下已行之矣 世子雖或 享廟不敢又行 視學而然歟今則 聽政之後異於平日又承
上命代行酌獻之禮與初 入學齒胄之日事體儀文宜有不同矣雖不可 視學取士卽日放榜一如 大朝臨幸之時亦不當全然無事使盛舉有埋没之恨多士懷悵缺之心若於酌獻後數日内 特下聖旨命官試士如泮宮別製之例恐爲參酌之宜矣然此出臣臆見義起何敢以爲必可行也伏惟
上裁

期大功不爲限日先除服議

天子諸侯絶旁期所不絶者無多而短喪以來又不盡制親親之道無可伸矣今古好禮之士孰不嗟恨而三年通喪久變易月之制緦功之察宜所未遑議者蓋無及焉惟我　國家敦孝崇禮度越百王　穆陵變袍帽之制　殿下定衰絰之服以正典禮之闕盡洗前古之陋父子君臣之禮可無餘憾今者郎署小臣執藝而論喪禮慨然有復古之意亦可見　聖世復禮之化矣　聖明平日臨筵有感於曾子如之何之問旣革其大者今又因喪正禮盡釐其小者亦

其時也宜納其言以成一王之制臣則贊成之外無
容別議至於　王世子服色則服盡除服一節變改
而　燕居臨喪視事進見之服方可議定矣伏惟
上裁

庭謁聖別試不許擧子父子同赴議

使良父子有禮王化之所當先場屋赴擧自古謂之
較藝亦謂戰藝士者四民之秀父子有較戰之名而
莫之恥則傷風敗俗孰甚焉然而歷代無所禁有不
可知也　皇朝有父子同榜者數人王世貞錄稱奇
事文人之不重世教亦可恨也獨　國典父子同覆

試者許其子回避例赴後試我　祖宗之立法敦禮重教度越前古者有如此矣且鄕試父子俱赴擧者其子申訴試所受公文移赴他道今有令甲自成式例國俗之近乎禮亦可見矣至於庭謁聖別試則俱係親臨試取考官擧子不許相避故父子同赴者未嘗有禁嫌但雖無同赴之禁亦何嘗使之必赴也蓋一任其自處耳若使父子同入格則難處傷倫之弊已有李圓春之榜設令俱不中父子同場納券其心豈無自私相較之嫌也臺臣之至請設禁以長孝順之風者在士子至爲可羞自此士子之稍有知識者

其時也宜納其言以成一王之制臣則贊成之外無容別議至於 王世子服色則服盡除服一節變改而 燕居臨喪視事進見之服方可議定矣伏惟

上裁

庭謁聖別試不許擧子父子同赴議

使良父子有禮王化之所當先場屋赴擧自古謂之較藝亦謂戰藝士者四民之秀父子有較戰之名而莫之耻則傷風敗俗孰甚焉然而歷代無所禁有不可知也 皇朝有父子同榜者數人王世貞錄稱奇事文人之不重世教亦可恨也獨 國典父子同覆

試者許其子回避例赴後試我 祖宗之立法敦禮重教度越前古者有如此矣且鄉試父子俱赴舉者其子申訴試所受公文移赴他道今有令甲自成式例國俗之近乎禮亦可見矣至於庭謁聖別試則俱係親臨試取考官舉子不許相避故父子同赴者未嘗有禁嫌但雖無同赴之禁亦何嘗使之必赴也蓋一任其自處耳若使父子同入格則難處傷倫之弊已有李囿春之榜設令俱不中父子同場納券其心豈無自私相較之嫌也臺臣之至請設禁以長孝順之風者在士子至爲可羞自此士子之稍有知識者

必不更蹈謬習自傷父子之禮轉相勉效庶可漸成美俗恐不必别立禁制益羞擧世之士矣無已則係臣前日所請凡有科試必分所設初試父子同被選者許其子回避殿試如覆試之法則自可以兼救此弊迷見如此亦何敢自保其必可行也伏惟 上裁

公除前 移御時服色議

時任大臣所獻之議儘有商量參酌者而但伏念頭冕素衣帶乃燕服也公除前移宮雖出於不得已旣備法駕矣仍御燕服實爲未安且 上服純素而諸臣又何可以公服陪從乎亦其難便臣之迷見則

移御時冠御翼善帶御烏犀袍御淡青色如國忌齋戒時服　王世子祗送移次亦俱依此恐合通變之宜無例之事倉卒臆對僭率之罪實無所逃伏惟上裁

姜嬪伸理議

當時之事既係　宫掖有非外人之所可詳而伏見孝廟之所以教先正臣宋時烈故相臣閔鼎重者可知其致此之由而惻怛之念則蓋未嘗忘也優容言者疏理死人亦可想　聖祖微意誠如　聖教矣以外間物情言之七十年來公議不浪幽冤莫伸尚有

傷愍之意而特以嚴畏邦禁無復有言之者耳今者
聖明發自 睿衷思欲追加伸雪 辭旨懇惻天章
昭示此誠盛德事也在庭臣僚寧有異議然而 先
朝處分事體至嚴羣下不敢輕議其當否惟在 聖
明審量裁處使大事得宜伏惟 上裁
愍懷嬪姜氏移祔 昭顯墓議
臣之首發此議入告前席者特擧輿人之論也 聖
上所以終許遷祔者正爲其神理人情之所俱安也
其時 聖教反復惻怛已有商量於 淵衷者今伏
見更詢於諸臣之 教聖慮所及必審必愼藹然深

誠可感神人 敦親慮患之至意眞可謂出尋常萬
萬矣雖嘗文告 新廟塋切泉壤亦豈不感結乎軫
念之 恩今又至此也夫地中之事難以久近測度
閭巷士夫迫於勢而開久遠之塚或幸而無事亦多
有不勝其悔者固不可比論於 王家之禮今因
聖旨謹稽國家所已行者則 王后諸陵未必盡祔
獨 昭陵之復啓 梓宮而移祔 先陵其後 貞
思二陵但修封築俱無 移祔之議以是論之顧此
園墓之遙隔又何必恨也然則臣之未嘗深思却顧
妄論大事之罪實無所逃 明教之下更何敢容議

伏惟　上裁

世子嬪服中陳賀用樂議

古禮期大功不聽樂　聖上旣復古禮服制准期與前日三十日除服之時不同矣若　廟社軍賓之禮所重在彼金石鐃鼓固不可廢至於臨殿受賀事係聖躬懸軒鼓吹恐當不作昔周景王子喪旣葬而宴叔向譏之晉平公卿喪在堂而樂杜蕢諷之喪而用樂古人已議之矣禮官之疑而更禀實合情禮伏惟

上裁

世子及嬪廟墓遣堂下官行祭議

臣於入診時伏承 俯詢倉卒不能臆對退考前代
典禮則唐章懷太子等四廟置官供祭開元中左拾
遺陳貞節以爲事不師古請皆停省駕部員外郎裴
子餘太常博士段同泰駁議曰存殁之跡不同君親
之恩何別古人於此事已有甲乙之議而從厚之論
深得親親貴貴之義矣 本朝故 世子諸喪三年
之内其禮纔降 陵殿一等祥禫之後但使内官行
廟墓之祭此與童年早卒大君之祀于壽進宫者無
異生膺儲貳之尊祭視公子之殤喪祭異禮等威無
別伏惟 聖明所以起疑者必因此等衡決處乃有

此遣官行祭之　下問也　聖意所及情文實爲稱停堂下官差送又無上同　陵殿之嫌固無容別議而伏見禮官所禀者　昭顯之喪用　順懷之例至今遵行無他掌故之可据云　順懷時必取倣　德宗大王昇遐時所定者係是　累朝已行之禮今議變改有非在下所敢擅斷惟在　聖明商量酌處伏惟　上裁

蕩春臺築城議

國家捨都城而築北漢蕩春一洞介在兩間無防守則容敵兵之充斥欲築城則患兵力之難守矛盾之

議自初己然主事大臣前後章奏言事重臣今日所論可謂竭其兩端矣北漢則臣嘗承 命往審陳列利害而迷淺之見尚不敢自信蕩春則固未嘗經意於築城審察其形便其何能逆覩事後當成敗也若其甲乙之論聞之熟矣而竊伏惟念昔 聖祖方講修內攘外之策也乃以密勿訏謨獨 詔于魚水之臣者欲修北漢而塞紙署之口謂敵人送死之地必有成筭出乎萬全顧其未有 定命無或時有拘而勢未遑歟臣常以此衡于心故不敢隨衆口力沮其議每見主事大臣但言非其時不可輕擧宜待衆論

之定矣今則已置倉廒塞洞口又設長墻功半就而
言者遽謂之存亡所係認北漢以由此爲必危之地
苟如是也當日　明良之遇何無一辭之吁咈也此
臣之不能無疑於言者之過慮也今之議者反欲幷
與北漢而棄之是則又非言者之本意也然凡事集
衆思則易爲力專己智則難爲功時勢事力亦不可
不顧雖以　聖祖之時猶憂其役民況此民窮財竭
之日乎而大臣不曾博議於公朝獨自竭盡其苦心
時艱而憂切年至而心忙故擧不待時適當飢疫之
會理財取羸本爲惜費而任非其人不無中外之怨

羣情之不快者正在於此矣古人雖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又豈不曰衆允悔亡衆心成城乎今者盈庭之議多言其不便衆不可違也又況天方癉怒民多札瘥天時人事俱不宜興作亟 命該廳姑勿仍擧蕩春之役善收餘財蓄力待時恐爲得宜伏惟 上裁

禁衛營革罷守禦廳出置山城議

臣伏見下備局 令旨因首相之劄 聖教以二軍門變通當否有此 下詢矣此即 國家兵民大計以臣昏蒙何以灼見其利害伏惟我 聖上天地父

毋生育之心不惜環衛之圖兵思濟倒懸之赤子深
貽燕翼樂詢蒭蕘迓天休結民心正在今日羣下之
心孰不欽嘆嗚呼　聖君之作千載一時生民之急
百尺危竿失今不圖更俟何時　邸下誠能善承
聖志屈羣策而用中拯斯民於水火以肇遠大之業
帝王之孝又孰大於此也夫從古制兵莫善於番上
莫不善於長征　顯宗大王深究此義增募別隊將
以變長征爲番上盖以番上則以兵養兵猶勝於長
征之坐食租稅且其勤惰異習强脆相懸故耳今則
兩存而增一營非當日設施之至意若論其可變則

宜罷者悉不在於番上矣今如罷禁營之兵盡歸之南畝更無布縷之征則爲惠於近十萬良民豈非大幸而其勢必不能然不過或移寄他營或塡補闕額徒見其取怨於散卒而宿衛之日削徵斂則依舊不可謂之善變矣假使盡充今歲闕額目前雖若秩然可觀明年復如前日此亦已驗而可知者壬戌查出逃故兒弱減削三軍門作隊以補其代巳卯以後備局再三查正冒漏良丁乙酉釐正廳改定五軍門兵制多得餘軍癸巳罷右水站水夫乙未罷鷹師軍前後所減罷分派外邑裨補闕額者計不下六七萬人

其後又令搜括各道各邑募屬良丁又頒行里定之式數十年來 朝家之盡心此事靡不用極而實效未見民間之殿屎愈往愈甚此其故豈但飢疫之相仍而然也所補者力盡則又逃其害遍及於隣族恰似風中掃葉隨掃隨集雖歲歲查良丁減軍額只當如此而已又豈可繼之道乎譬如貧家拙計毁東壁而補西壁則補處僅遮眼目毁處專受風寒責大屋而買小屋則新屋難容家衆餘價纔食數月豈不寒心哉且使如是架漏苟可以粗安於一時獨使良民居平湲血而資軍國臨亂捨命而衛 社稷一國過

半之人則安坐而過一生此則天下萬古之所未聞
也三代之民什一之外無他征猶有車乘牛馬出於
田賦者卽所謂兵寓於農也然則其無憂猶不若我
國之無役者矣筭民之法起自秦漢庸調之制定於
隋唐一自兵民之分海内萬國未有不賦民而能養
其兵者今若以漢唐之法非三代之制謂不可用則
未知良民之獨困乃三代之政乎臣嘗於景賢堂入
侍之日前席從容　玉音俯詢因大同之說極陳良
役終必爲亡國之弊則　聖上慨然下敎曰此予食
息不能忘者也苟有良法何憚而不行其後又請遍

詢變通之宜於諸道則又 下教曰做事不可先聲
而後實不必詢問於外方廟堂只宜極意講究且事
難得十分完好者如有七八分好三四分雖未盡善
者乎當斷然從之 聖上之孜孜於此事久已至矣
乃於十年違豫之中尚軫此惻怛之念今以軍門變
通 下詢者 聖意必非以此可為萬世之利特以
朝中無一良策故姑為此小變以冀其小益此實臣
等萬死之罪也然戶布儒布其論已久如丁布口錢
遊戶布田結布之議近亦多矣雖以臣之無所知識
亦嘗備議者之一矣顧此五六策中或豈無一事可

爲七八分好者耶廟堂之上特無勇往直前以身擔荷仰承　聖意者至今無所講究矣臣願　邸下當此好會上贊　聖明下勗廊廟隨事深講就其中害多者舍之利多者取之旣定之後勿撓於浮議以寬聖上無疆之憂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至於守禦使信地在南城而設營於都中其初制置未敢知也但伏聞鎬者八九年兼留守之時每歲徒費軍餉八百石城中人疲於使役且遷轉數而瓜期促不能久其任故城池器械無勝於前號令物力反不如在京時云果然則仍舊亦可也又其存罷不關於良役變通

宜詢前後守臣商確其便否矣臣罄竭愚衷無用之
言亦涉支蔓不勝惶恐伏惟 徽裁

世祖朝癸酉諸臣復官議

癸酉丙子諸臣俱不識天命自甘夷滅之誅而迨今
二百有餘年人情莫不寃傷誠有莫之使而然者臣
間嘗考證於流傳文字之中始知公議之久而未泯
者 聖祖有以啓之也盖已 應天順人功成理定
則乃昭垂 訓謨揭若日星永貽燕翼廓然大公爲
萬世綱常計此豈無所承而然哉惟我 獻廟當宁
之初特 贈鄭夢周爵謚臣竊以爲 二聖一揆而

光廟特未及施恩也至若丙子諸臣殆甚於 永樂
之方鐵而 聖教乃曰三問等今世之亂臣後世之
忠臣此而尚然況於癸酉諸臣乎是以 東宮叅决
庶政則首釋其緣坐二百餘人若非 聖志所及何
以有此且臣伏聞公州東鶴寺 光廟所嘗臨幸而
世傳伊時寺僧設齋以慰寃死之魂所謂招魂記者
尚存而皆録癸丙諸臣之名云 國家威刑肅定緇
徒宜不敢私自設齋以招其魂傳說苟非妄也死者
如有知也諸臣者已識 聖祖惻怛之仁矣想其感
結寃欝之氣必有經百年而未盡散者自聞 莊陵

之光復其深望于　聖世者當復如何哉嚮年以仁
宗瑞二臣事　命考實録議者以爲靖難之勳所不
敢容議則二臣難以伸理事關諱尊春秋之義不可
忽也遂寢不行矣然臣竊伏詳今者諫臣所引　光
廟所示　睿宗之訓辭有曰予當屯而汝當泰事隨
世變若汝拘於吾迹而不知變通則所謂圓鑿而方
枘矣汝須無忘　聖教所稱吾迹者恐必不出於參
勳等事而猶恐後嗣王之或拘則至有鑿枘之喩丁
寧付囑可無餘蘊哉　聖上深惟大倫大義已擧莫
大之典禮善繼者乃　聖祖之志也不拘者是前日

之迹也噫迹苟可拘典禮難擧典禮旣擧則餘無可拘癸酉之可伸加於丙子則彼六臣者旣因忠臣之褒復官　賜祭何獨於癸酉諸臣不遵拘吾迹不變通之　遺戒乎春秋三諱古今通誼夫子於定哀多微辭陳司敗之問遷就而答之誠以魯之諸君事多可諱但不敢布揚闕失而已顧何嘗禁後主之善繼先志增光前烈也伏況我　聖祖遺教洞然無碍滯則旣往之事本無可諱今何必不承其志反拘其迹也今日之道惟當於不敢容議者因而無變於久愈抑鬱者雪而伸之無傷於諱尊有補於勸忠允合繼

述之孝恐不當更加持疑也但臣愚迷之見豈望中理伏願 离明上稟 大朝俯詢廷議務歸至當伏惟 徽裁

甲戌量尺許用議

甲戌量尺之稍長以其時戶曹啓辭大臣獻議見之本非 朝廷之意只因該曹之做錯徑領終致難處也伏惟 聖祖特許新尺之用者以天地父母之心哀此三南之民久困昏朝之誅求蓋欲因此少紓其力也而差毫釐謬千里之 教亦已洞燭其後弊竊恐一時 異恩非爲萬世法程計也是以 先朝癸

卯坼內已酉湖西之改量復用遵守舊尺坼湖之民不敢以新舊長短爲言朝議未嘗以甲戌事爲疑者誠以遵守之制　祖宗朝所講定而實倣中朝三十八畝出稅二十斗之法開方畝積百分取一以作量尺者旣有從周之義又合方田之術其不可中變有若關石和勻故也今者兩南之人敢以爲言豈四五十年之間民心日渝國綱漸弛而然歟官吏又從以先後之抑何意也且今之議者或以爲開方作尺不能無奇零不盡之數則已棄之矣尺量土地不能如布帛輕平之物則度亦粗矣其筭結負也又許把不

滿六則棄滿六以上收爲一束其裁田形也方直之外多棄其不整者然則其不等寸較分自初已然甲戌之尺長於舊尺者不過布尺一寸 朝家大體何獨靳許以拂民情此言似矣而布尺一寸爲量尺四分七釐積萬尺爲一結則剩四負七束以至于千萬結則當幾何貧民有田滿結者蓋鮮矣雖用舊尺負束少之加至少富者則田連阡陌少加不至大害今當曲循其情而復許法外之尺乎況筭圻定形已多疎漏又加以長尺則通一國漏失當爲二十分之一用舊尺則所損於民者至微較量輕重終非中正之道

也但其中有不可不商量者遵守冊印尺實難准信
前後傳刻易失其眞木板燥濕有時所印隨而長短
故甲戌諸道均田使所謂不可以遵守印尺爲准者
戸曹慮其稍短依該用布尺造送者俱有見于此也
且大臣之議以爲兩南所在舊尺長短亦不齊以此
論之尺度之不齊不但今日爲然也臣取看戸曹所
藏銅鑄布帛尺其長於遵守印尺者六分强此必甲
戌所謂該用布尺以此造送量尺其長於遵守舊尺
固矣盖銅鑄者過長木刻者易差今並爲難准之尺
如欲度得其正則姑舍甲遵二尺別求周尺之極精

者以此更造布尺與量尺雖差退量田始役日期務
歸至精使民曉然知有法度而後舉行則可無爭端
允合事宜矣抑臣於昨年請停量役正以飢疫之故
也今年三南雖勝去年民力猶未盡蘇流亡猶未盡
集而督令窮民耗費酒食奔走溝塍數月呼號於箠
楚之間驅使厭避之官吏俾行未諳之大役則難免
其鹵莽究竟徒取煞苦於田農實亦無益於公私成
案之後猶夫前日則雖重譴長吏如漢建武時何補
於事而 聖上夙宵憂勤必欲均役便民之意果安
在哉況外方蓄積只有還穀逐年未捧餘者無幾而

紙筆之費委官之料皆從此出耗穀盡而及於元穀
則三南倉庫自此必枵然矣目前雖了前頭可憂不
但尺度一事而已猶望 聖仁深察民情稍俟歲屢
稔而民漸蘇也銷刻之政俱爲利民何傷於治道也
臣不敢更沮已定之議而有懷不言臣亦罪大且死
因事而言不勝惶恐且臣於尺度之事嘗有衡於心
者願畢其說律度量衡同出黃鍾黃鍾者萬事之本
固生於聲氣之元是故唐虞聖政必先于此後世無
法一任其紊亂至於近世則尤甚矣今尺度中周尺
最古衆尺長短皆根於此儀章度數莫不爲用而今

者官無定式臣於戶曹銅尺之外又取尚方鍮尺樂院營造尺書雲所得於彼國五官司曆河國柱之周尺赴燕人得於燕市之尺以較之參差不齊愈多愈甚矣以此京外梓匠無所取式各自爲尺以私家言之神主人家之所至重而匠各異尺故一龕之內長廣不同若或不但私家爲然則豈不大可寒心哉後世去古日遠累黍龠量之法無傳或以五銖開元之錢認其分寸而宋時司馬光張栻家刻尺亦不同矣今雖不可遠求秦漢之前而我國一從　皇朝之典章故　世宗大王命制樂律及漏器大臣許稠求得

陳友諒家廟主取式作尺之事記在野史而今樂院
書雲無古器可考其尺度矣臣嘗伏見 皇朝野史
昭代典則洪武四年製玉圖記其方一寸五分文曰
廣運之記云其形甚小似若我 朝小啓字也伏未
知內閣書畫圖籍中或有印 皇朝此圖記者乎創
業之初琢寶玉而成皇符必用周尺之至精者分寸
亦必無差矣所印異於木刻必無贏縮若得此印跡
可以度其方爲周尺一寸五分以此作尺亦可用於
量田盖中國量畝以周尺我國量尺亦周尺四尺七
寸七分五釐故也此不過一兩日可成而須之內間

如或有之乞　令出付尚方度揲作尺先送戶曹速作量尺仍令尚方及戶工曹周尺布帛營造等尺盡依此精造或鑄銅或刻石使京外匠手取法絶禁亂用雜尺則度數無差公私俱益矣顧臣管見何能中竅伏惟　徽裁

濟州風雲雷雨祭復設議

漢拏山雄盤海中功利及民　國家禮視嶽鎭歲降香祝州縣之吏所當致虔正在於此而至於風雲雷雨之别祭不領於祀官必自初入版圖土官因循星主之舊很俗又皆嚮信以祈靈應久而不廢者也雖

異淫祠亦非秩祀其罷其復本不當稟命于 朝但自本州祭民情從舊俗而已今何必別降香祝以肇他嶽鎭所未有之祀也事關典禮宜在愼重伏惟
徽裁

朝臣朝夕哭及加受杖議

今日朝臣受衰已成方喪之制千古之陋一洗矣人情可無恨矣而成服以後 殯奠之外內庭都無一哭此外議之所以缺然而臺臣之有此陳請者也但禮經成服後無朝夕臨之明文唐宋及 皇朝朝晡臨之制亦各不同今難折衷議者或云禁直諸官限

公除朝夕臨爲宜然公除本非喪禮變節禁直官該司則非近臣但令政院玉堂入臨則其數至少若令二品以上六曹兩司長官常時問安者逐日入臨則此皆有職事奔走之人勢多不便亦甚難處矣禁直中兵曹摠府堂上亦宿衛近臣並與政院玉堂同參則可以成班藥房問安之官二品以上三司之以公事入闕者及謝　恩拜辭者並令同入於朝哭適當晡時則亦許臨限以　因山前恐爲參酌得宜受杖則古禮有違宮之長杖之文朱子又有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皆許受杖之議若從朱子之議則今

之堂上以下曾經侍從者皆在當杖之列中國之郡守亦可杖則今之兵水使亦當受杖矣外議如此而又當追攷禮意至微以臣迷見何敢臆斷惟在博詢而處之伏惟 上裁

櫕宮移奉議

此事今伏承 下詢臣不覺聲淚俱下其時雖以臣愚迷豈不知事勢之難便而所以不即稟覆於 榻前者誠有所不忍而不敢者囁嚅而退以至于今日致令 遺教不行輿情不平此臣之罪也到今事有至難又不敢贊決變通之議而但有慚痛隕絕恭俟

死罪而已今夫違 末命循事勢也 啓菆塗非其時也惟在 聖明酌量輕重博詢審處如有終不可變者追告事由恐不可已矣伏惟 上裁

玉堂古事 凡五則

我 太宗大王嘗以旱 下教求言禮曹佐郎鄭孝復上書曰屯田是萬民之所共惡女子非宦官之所宜畜此而不禁何以爲政 上覽之稱歎久之曰直哉廷臣未有直言如此者御筆親自批點

臣按我國屯田之弊乃前古所無之事而諸宮家各衙門實亡國之權輿也良民之偏悴歲入之日

縮悉由於此而密戚貴臣私自利惜未易罷革及至今日其弊日滋土地不籍於司農人民不屬於縣官籠山包野作一遮藪大邑或棄其半小邑只保一面軍役徭賦獨責餘民民生之困苦日以益甚國家之經費每患不足古先王經國制民之道似不若是也前後言此事者指不勝屈而每爲報罷之歸伏願 聖明勿以陳言而廢之深留 聖意商度而善變之國家幸甚生民幸甚宦官之娶妻畜妾誠是事理之所不當然而其來盖久視以爲常恬不知怪實非治世之事也識者之寒心盖

自 祖宗時已然矣盖刑人之出入於閨闥以其
絶男女之欲無子孫之累故也彼苟有一分人道
而男女之欲未盡斷絶於其心則決不可使之混
跡於永巷之間矣近日劉起漢之事極可寒心
聖上不加驚動視以爲薄物細故必欲違有司之
議而置之於輕典大非嚴内治一宮府之意也渠
旣以宦爲名而出入於 穆清之地者爲日已久
而肆然近女色於公廨其處心已無所忌憚矣況
外人耳目之所不及者亦何所不至乎不可謂無
是慮也且聞内侍中如起漢者亦非一二閭巷之

間傳說藉藉信斯言也亦宜一切澄汰以肅清宮禁也亦願 聖明深察而夬斷之也且伏聞醫官之供奉差備者出入非常內間所御之藥不令藥房諸臣叅議而獨令首醫知之云此實非 大聖人愼重之道而雖有 上敎渠亦何敢私自斷定以啓日後無窮之慮乎 殿下必以一時之微恙末疾不必煩諸外廷取便於目前而不之深思也然人君每於此等事不甚留意及至邪逕一開未易遽絕自取危亂者古今何限亦願 聖明深慮而夬斷幸毋因循姑息也臣旣有所聞敢此附陳焉

宋眞德秀論大雅雲漢詩曰云云大學衍義

臣聞人君爲天所子其事天如事父母親之容色少有不豫人子當痛自咎責不敢有輕忽傲慢之意伏見 殿下遇灾以來至誠憂勞避殿恤囚虔禱郊廟責躬之詔一下甘雨隨降天人感應之理捷如影響其可忽諸今者數日陰雨不能救焦土之旱而旋卽開霽風氣淒凉是則上天 祖宗猶有所未盡釋然於 殿下者此 殿下尤宜起敬起孝以冀回怒爲慈處也豈可曰上天 祖宗已能底豫於我有少怠忽於中哉伏願 殿下以周

宣之兢兢業業如雷如霆爲心益加修省之道申
命有司更擧未盡之典凡係興作之事一切停止
以答上天之譴不勝幸甚
我 世宗大王御經筵講通鑑綱目徵卷謂尹淮曰
眞西山云通鑑綱目卷秩多人主未易盡覽予讀此
書今已三年矣 上自在潛邸好學不倦嘗有微恙
猶且讀書不已 太宗使小宦盡取書秩惟歐蘇手
簡在側乃取盡閱及 卽位手不釋卷雖在進膳時
必開卷置諸左右或至宵分亹亹不厭嘗謂近臣曰
予在宮中無有斂手閒坐之時又曰予於書史過眼

則不忘其聰明好學天性然也　上每日四夜求衣
平明受朝次視事次輪對次經筵盛暑極寒未嘗少
懈厲精圖治終始如一敦睦九族友愛二兄人無間
言東北賓服境内晏然時稱海東堯舜云

古語云遠法三代不如近法祖宗豈不以羹墻念
切自不忘其繼述之思耳目旣眞又足爲持循之
地哉惟我　世宗大王以天縱之聖承　二王創
業之餘好學之篤如嗜芻豢以成一代文明之治
以啓億萬無疆之休此自　殿下家法其在今日
誠宜不忽不忘必以　祖宗之心爲心也近者

聖上停講數日矣溫繹旣畢則初伏當屆緝熙之
功將有間斷之憂矣 聖明若於清燕無事之暇
夜朝清寂之頃頻 賜召對講論書史咨訪下情
則不但好學之誠可以四美於 聖祖其在節宣
起居之道亦或有益矣惟 聖明留神加勉焉
宋臣朱熹以講官上劄勸講曰云云
臣等伏見近者 停筵已久 聖學間斷日月逾
邁歲事又新不勝區區感慨之忱纔以惜寸陰懋
日新之意仰陳於元朝而 聖上亦且優容而嘉
納之臣等私心喜幸以爲立春已迫開 筵有期

聖志之奮厲德業之日進將自此始矣相與贊祝
而翹企矣卽聞政院以日氣尚寒稟退視事之期
臣等悵然失圖誠有所過慮者矣寒暑停講已非
學如不及之意而今於舊例之外又啓延拖之規
則豈非尤可悶者哉喉司之臣固慮 聖躬之或
傷於寒節有此 稟啓而第伏聞 祖宗朝或引
入近臣洛訪臥內至今傳以爲美事臣等雖甚無
似跡忝近密 聖上不必拘於區區禮貌之節備
法服臨 外殿而若蒙視之若家人父子賜坐
臥內講說經史則可無冒寒致傷之慮而 祖宗

故事亦可復見於今日矣伏願 聖明念先儒啓沃之至意察臣等憂愛之微悃勿退視事之期頻賜引接不勝幸甚

易節之彖傳曰云云

程子曰云云 易傳

論語曰節用而愛人

朱子曰云云 集註

宋蘇轍上神宗皇帝書曰云云 見本集

明儒丘濬曰蘇轍論豐財之道云云 見大學衍義補

臣等竊伏惟念天地之生物有限人心之意欲無

窮苟或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未或不至於財匱民散國隨而亡矣此古昔聖賢之垂訓於後世而名臣碩儒之陳戒於君上者也伏見近年以來連歲阻饑公私之積誠可哀痛苟不十分撙節或至取用無度則其終必至於危亡者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殿下臨御以來內無聲色玩好之費外無興作營繕之費然而蘇轍所謂冗吏冗兵者亦不無貽害於今日者此則丘濬除冗繁存切要之論蓋已切至矣至於冗費之無節者則臣等亦不無一二可言者竊觀近日恩賞多有過濫者識者

固已憂之而若其匪頒恩澤則殆至於靡有限節
只以内局藥物言之 大内進御之外啓下取入
者其數不貲間或有一藥而貴百金者承旨之徃
來開庫無日無之日亦不下數三其濫觴無節盖
可知矣臣等雖未知 殿下所賜予者何人所仰
請者何人而竊伏聞故老之言嘗有一大君遘疾
請得内府之藥 仁祖大王不許賜與曰此則君
上所御非爾等所可得用 大聖人正倫理篤恩
義嚴防限制節度之意豈非今日之所可法者哉
且政院故事承旨之徃來藥房必皆啓請下直云

其稀濶可知近日此規之廢却未或不由於嫌其煩數也大凡人臣之干求於君上大關法禁况其微恙末疾何等細瑣而苟知此義臣子何人敢冒尊嚴人君之惜財節恩誠以財用竭而良受害恩數濫而下易儕也　聖明誠宜體　聖祖宏遠之規以垂萬世子孫之法程也昔露臺百金之費漢文猶且惜之西京之富庶實基於此如使漢時臣子有求百金之藥於文帝者則其必嚴辭而訓誨之使不得復言也且伏聞前日大臣筵臣有以此事仰達者　聖明以醫藥係人死生不得不爾爲

教云 聖上惻怛慈愛之意大可見也然而其所
啓下内局者治證藥名多非救急之劑云是亦不
至有死生朝暮之憂者豈非尤濫觴者乎伏願
聖上逺察聖賢之垂訓近體 聖祖之至意必以
節財用愼恩澤爲意推此以往隨事制節則 國
家幸甚生民幸甚臣等目見災荒荐仍國計虛耗
而實無豐財阜民之策每懷憂歎披閱書史誠有
感發於心者謹録故事以上附陳愚見惟 聖明
裁擇焉

教書

教江華留守兼鎭撫使尹堦書

王若曰國家粤自丙丁以來不忘綢繆之策而兵戈久戢上下易狃於宴安金湯雖存制置莫恃於緩急是宜懲毖於前後予乃講究於夙宵睠玆沁都實逼京邑長江大海豈但天塹之形列島外山比如星拱之象然猶墩臺虛設而守禦之具未張縣邑相望而掎角之勢不定頃緣守臣之建請始議分兵而入防集畿輔黃海之數營與土團而并鍊統湖右內浦之一鎭有邊警則輒徵條式盖定於 先朝遵行果在於今日雖別京保釐之寄本自不輕而三軍統禦之

威令則有異事權加重責任逾艱惟卿喬木名家盤
根利器襟懷倜儻肯爲拘學之儒才智通明早抱當
世之志近臺端而遠荒服威望夙彰辨邦誣而忤權
兇禍福不撓肆于擢任以宣化俄復進長於度支陸
大夫之晩節遨遊雖不免於浮謗寇萊公之少年富
貴顧何損於盛名遂切求外之心適膺留司之命臨
莅數月已見設施之多方區畫百爲將期保障之增
固茲仍舊號俾摠新軍威行列營實專節制禮同外
閫追降綵綸卿其益竭心力毋替勳庸愛士卒則宲
勤撫綏嚴約束則必明分數至於庋粮厥草之事自

有舊規若其築城移營之猷宜待熟講顧念兵民之興怨每在管轄之多門圖新慮始之初尤貴詳愼發號施令之際當戒煩騷於戲予之委卿也旣深卿之報予也必厚金城方略一聽充國之條陳晉陽繭絲庶賴尹鐸之寬政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教慶尚監司徐文重書

王若曰睠言雄藩邈在南紀引山控海數千里之風寒對郭連都七十城之煙火惟其物衆地大所以務劇政煩況今仁賢已遠而禮讓不聞習俗漸渝而爭訟未已陰雨無備人心狃安於百年井地不均弊政

因襲於數世交鄰供億之費他路所無比歲水旱之災前史未有苟非盤錯之利器孰能保釐於此時肆予臨御以來益復遴選斯任惟卿才猷敏達器宇端凝精神足以動人貞固足以幹事早屈小邑曾播譽於絃歌晩闡巍科仍擢秩於緋玉蔚有聲望已足聽聞掌鎻鑰於南城倚爲捍蔽辭旌旄於嶺臯勉副冲謙夙夜尤著其忠勤超陞實出於廸簡今玆復授以方面蓋已先定於予心其愼其難更僉詢於廟議一命再命果終歸於卿身玆授卿云云十遷官而進貳卿古所罕見三傳世而擁一節人亦爲榮卿其祇服

寵光展布素蘊臨危叱馭莫憚原隰之勞攬轡登車
益勵澄淸之志首興學校之政深惟風化之源均賦
役而勸農桑抑豪右而賑貧弱增治險要必本人和
繕修甲兵深戒兒戲凡諸施措一循便宜至於民情
之戚休實係吏治之臧否一毁一譽宜審黜陟之間
正己正人當先表率之道官通訓則自斷罪大辟則
禀裁於戲以我 祖宗之生靈付卿父子於前後今
予恐不克負荷念常切於懷綏後人猶愛其甘棠卿
可忽於繼述須深體乎予意永無替於家聲故玆敎
示想宜知悉

批答

領議政金壽恒再度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神明所佑謂昔疾之已瘳誠意未孚愧巽辭之又至玆庸申告庶回遐心憫予遭此艱虞常恐不克負荷民生困悴莫救比歲之災荒國勢陵夷有愧烈祖之志事誠由寡昧之不辟尚賴輔相之有人惟卿邦家蓍龜士林山斗蒙先朝不世之遇親承玉几之音逮小子更化之初重膺金甌之卜每謂進退消長之際自關時運之盛衰亦知險阻艱難之餘益勵晚節之忠亮肆予舉國以聽乃復委任不疑十年

久處中書卿心縱切於釋負旬月復命前職予意寔篤於仰成方將倚卿以有爲詎宜引疾而求退念筋力之尚健未及乃老之年縱榮衛之或愆庶見勿藥之喜矧今變異之疊至重以駭機之轉深連日淒風兆已見於亢旱正月積雪憂則甚於繁霜塞門之防守不嚴邦禁罔畏燕山之冠蓋相望昌席殆空頃當入對之時未副請行之懇首相遠出於外事卽不輕左揆獨賢之勞予豈未諒今胡不安於是誠非所望於卿予旣敷心腹之言更申前諭卿宜竭股肱之力弘濟時艱注意若是其專崇讓何乃太固於戲論以

特勢則大臣非丐閑之日語其休戚則君子有殉國之忠亟斷來章勉副至意所辭宜不允

箋

大殿誕日賀箋 江華留守時○丁丑

伏以寶曆承天茂膺九五之福星樞繞電聿回千一之期慶叶三靈歡均八域伏惟 主上殿下英斷無比睿智有臨景命重新叅兩儀而化成神功不宰躋一世於雍熙玆當誕彌之辰益迓昌熾之慶伏念臣心懸北闕職忝分司跡阻趨班徒有勻天之夢才慚稽古莫獻金鏡之書

齋疎集卷之九

疎齋集卷之十目録

序

記

題跋

疎齋集卷之十

序

進關東地圖序

臣謹按周禮職方氏之職掌天下之圖又按周書周公始營洛邑以圖及獻卜輿地之有圖籍其來古矣至漢高祖入關蕭何收秦圖書然則雖秦亦有之而高祖用是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以成帝業若是乎圖籍之不可無也我國於此事最爲闕略惟勝覽一書可資考閱而八路地圖踈而多誤未足憑信此外雖或有閭巷間私相傳寫者又無善本其將因循廢

省久而無傳實是 昭代之闕典方面之臣與有其責臣受任以來留意於是先令列邑各繪其地方或詢問於習知道里之人參以臣巡歷而目見者作爲本道地圖謹此投進其法道里則畫十里而爲一方以定濶狹山川則審脊脉而詳源委俾知險夷比勝覽雖若稍密顧安保其必無差舛也然亦庶幾不失其大勢矣抑臣復有管見欲效芹獻本道三江發源兩嶺分脊平鐵以東野無十里土地之瘠無與比者昔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以爲貉道貉國今春川等地是也雖其無宗廟百官之禮輕之於堯舜之道

而亦足然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蓋自古昔土瘠而民貧所以少取之者亦其勢使然近者朝廷方欲正本道之經界正宜薄賦斂而祛宿弊一以寬民損上爲意也且道内關防今以春川爲重鎭春挾兩水而環四山處中央而近京國苟得人而任保障之責他日保歸未必不爲晉陽而但國家經遠之慮當以邊圉爲固淮陽當關北直路鐵嶺眞天設之險臣愚以爲於淮移防營於春置廵營則制置得其宜矣伊川之北有防墻古基傳以爲古人築墻防胡卽今雖無北胡之患關西關北俱通此路綰轂其口伊平之走京

城可數日而至異時不幸有西北之警此路誠不可不慮臣愚以爲宜以伊爲獨鎭俾領伊洲舊卒專責防守也嶺東沿海舊置浦營烽燧今其基址尙存中間以海路異昔寇賊難至今皆廢罷矣去年平海人漂到日本而歸異國船亦漂泊於平海海路之昔阻而今通驅風之一蹴而可至從可知矣今豈可以目前之無虞久撤藩籬也凡此數條皆是國家大事豈臣蒙愚之見所可輕議固不敢必請施之於今日而以資他時巖廊石畫之臣講究關防之一助云爾

山東海防圖序

右臣使燕時所購得之本謹奉 聖旨移寫作屏進
備 睿覽盖我 國與中國密邇凡天下有變未嘗
不與其禍況青齊海濤相接漢武時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渤海隋煬帝造舟東萊遣來護兒帥水軍浮
海入浿江唐太宗命薛萬徹自萊州泛海高宗遣蘇
定方自成山浮海前昔中國之來侵我也未嘗不由
此登萊之地正與我 國圻湖相直其山海地勢我
人誠有不可不審者 皇朝萬曆中運餉東援 天
啓以來遼路梗而皇華與我使俱出此路丙丁以來
海路雖不通戊寅運船近年漁船俱是山東之人臣

之在燕也清人或言東國何不請與山東泛海交易其舟楫之易通亦可知也山東自古素多盜近者海寇之警雖虛實不一我國亦當與共其憂矣陰雨之備在所不忘然而謹按此圖環海數千里十里設一墩營鎭相望 皇朝之制置關防可謂壯矣及夫閹竪執國命奸臣結私黨腹心內潰而赤子化爲龍蛇邊圉失守而圻輔陷於犬羊神器傾覆海內左衽由是觀之國家之存亡不專在於制置關防之得失也嗚呼以 聖明寤歎念周之心亦尚鑑兹

遼薊關防圖序

右遼薊關防圖出於臣使燕時所購得　皇朝職方郎仙克謹所著籌勝必覽之書臣旣承移寫以進之命又取淸人所編盛京志所載烏喇地方圖及我國前日航海貢路與西北江海邊界合成一圖盖我國西北通遼薊北隣野人西連渤海所可審者不但在於遼薊關防且其地勢相聯屬可合爲一不如是無以辨疆埸之大勢知風寒之所在也臣竊稽唐宋以來胡夷之亂華者多起東北幽燕一方先被割據皇朝定鼎盖爲控制邊防壯固十倍於秦城創業雄圖按此圖亦可見也及至晩季民心積怨於棓克大

患終成於誕隣鬻之重關巨防今已蕩然殘破況我邦壤地褊小而邊界濶遠西北邊人日與控弦鳴鏑之士隔水相語沿海要衝亦無誰何山東之人近乃東漁於海西今雖苟安於目前真所謂何恃而不恐者也又況臣往來燕路伏見清人不修內外城砦惟於瀋陽寧塔增陴峙財疑亦不自期以百年之運而常若有首丘營窟之計也且伏聞徼外諸酋種落日盛清人歲輸金繒幾億萬計又安知阿骨打鐵木真之屬不生於今日而彼終以寧瀋爲歸則勝國之兩困於女真蒙古者事勢亦猶是爾豈可謂無此慮也

且以前事言之中國生釁則秦漢隋唐或奪地置郡或水陸交攻姦雄乘亂則如衛滿公孫康之倫詐取而竊據夷狄憑陵則勝國與今日是已議者或以爲星野與燕同分輒共其禍或以爲疆界相連地勢使之然則變難之來誠若有不可逭者又以天下之力竟未免腥羶之耻是亦弱國之無可奈何者而惟我孝廟不顧勁弱之勢慨然明大義於一方其所以旁招俊乂共圖修攘之策者罔不以財散民聚爲先務雖大勳未集可永有辭於天下萬世矣臣行過瀋陽想聖祖淹恤之辱敬誦至痛在心之教爲之三

復而流涕顧今國勢日弱世道日下車攻吉日之義已不可聞而匪風下泉之思亦且寢忘矣獨　聖明感歲月之重回寓深誠於香火嗚呼悲哉今臣之進此圖者非敢曰知天下阨塞將以有爲也亦非欲竭國力而專意邊方也惟願　聖明深察乎邊界之難可守關防之不可恃而慮患憂難常若强寇之壓境恭儉節約以裕民生使國人知有手足頭目之義追先王未究之志事戒　皇朝末年之覆轍　國家幸甚

議藥廳題名屏序

議藥廳題名之屏旣成諸醫官謁余爲序曰題名而不記其事所以題名之意不彰余曰是以余嘗序庚寅之屏矣然吾輩幸生於　國家福力方盛之會再覩大慶於數年之中鞶帶上駟之錫每有愧於介子貪天之說況可以張大其事以耀人耳目乎曰不然夫人情之最難忘者憂與喜耳嚮者三提調率諸醫蒼黃詣閤門等候梛瑞隨　聖駕入診喘汗而出曰中宮殿下證候明是痘疹卽請設廳議藥又請國舅之直宿禁中其時我院之驚遑焦憂果何如也迨夫玉候脹膿收靨之節先期順成問安嘗藥纔十數日

而罷乃告慶于 廟揚號于庭千官鰲抃八方馳賀其蹈舞懽喜復何如也彼修稧者有叙讌集者有圖特以一時朋遊之勝猶欲其久傳于後况今之同憂共喜者關 國家之運其可無識乎余曰是則然矣今日之所以致此慶者可能言乎曰夫百病惟痘疹最危雖在閭巷婦人之病治之尤難顧青蒲椒塗之深嚴惟女醫之傳是憑豈非至難幸而有痘醫入診之 命得以審證詳而進藥時遄臻乎平復雖 聖慮之所深軫醫技又曷可少哉且聞星曆家之言歲星所臨國無不利癸亥歲在箕尾我 聖上有翼日

之慶前冬歲又在箕無乃天時人事叅會而然歟余曰噫嘻此豈容以區區扁倉甘石之術謂可得力乃聖上之洪福也 宗社百神之所相也且伏見 中宮殿下平日順正之行俘於天地及至 疾病之際醫藥保護之節奉承 聖敎有順無違助順之天胡不錫之以純嘏也然苟非我 聖上御家邦之化有孚感如烏能有是也 國家萬福之基其在斯歟於戱盛矣諸醫皆曰敬聞命矣遂序其言而俾書于屛

三秀遺稿序

三秀稿者李君樂甫之詩文也樂甫名賀朝靜觀先

生之季子徵士喜朝同甫之弟也世以文德顯至先生遺榮勇退潛心於性命之學同甫能繼其志樂甫亦有至行美才士友稱之如陳氏二難不幸年未四十而夭世莫不惜之其姊夫農巖金仲和哭之曰樂甫端良易直其質美矣孝友慈恕其行仁矣言議不苟識見明正文辭贍暢風調蔚然以是行世宜莫與爭而自視歉然若無一能仲和學邃鑑明夫豈阿好者哉昔余童年以先人之命受業於先生其時樂甫廑學數與方名已能危坐于隅及見其稍長才學日進而益逡巡退讓內而不出余深喜其溫潤如拭玉

藏晦如尚絅不似人之少有而自足惟恐人之不已
如者余之知樂甫之賢已不待仲和之言也其爲文
章亦不欲皎厲自喜未嘗鉥心掐胃極力求工而詩
自淸瞻有致文尤婉而有典則盖不失其家傳之法
也然使樂甫盡其才而肆力焉其可傳者豈止乎此
樂甫雖爲親屮歲屈意州縣職嘗欲窮居讀書以就
其志觀其名軒之義可知其所自期者余竊悲世之
世家大族久則類多不振盛衰之理或其然歟往往
有志行才氣如樂甫者若可以世其家乃反夭閼無
成獨其遺編小集零落箱篋錯落瓌奇如此豈非重

可惜乎哉仲和又嘗與其弟子益取樂甫遺文刪定爲數編盖將發揮其潛光也今者同甫托其友羅州守趙定而得活字印行仲和已不在矣乃要余序其卷首噫吾數人者豈不識樂甫平生之志而顧區區爲此者誠不忍其湮沒無聞又欲使後人見而哀之也又可悲也樂甫行誼之可記者其外兄晩靜徐相國魯望誌其墓頗詳附在卷末余不更論

金甥鎭岳詩稿序

吾甥金生鎭岳年十八而夭夭已二十有三年矣其精神言語之在世間者獨詩稿一卷藏于家此其父

子固之所嘗裒集而農巖金仲和爲之刪定者盖子固哀其殤而欲留其陳迹仲和惜其才而冀傳于一世也其婦翁李徵士同甫更傷其跡愈陳而易埋沒乃與其弟鎭成謀印以活字爲數十本分與親黨知舊之素相愛者曰此猶勝於藏篋笥而或失而無傳也噫近者仲和家印行卓而君山之詩世多傷之仲和推其哀子弟之心以及乎人之子矣况余與同甫之悲乎邪敦夫秋風三疊之辭紫陽繫之於楚騷苟有可傳古人未嘗以年少而忽之也余讀其詩譬若江源濫觴已有萬里波濤之勢廟瑟初調中含一唱

三歎之意雅健贍華絶無艱辛生澁之態足以矯末
世輕儇之風眞可以見其人之性情惜乎假之以年
所成就其可量哉宜其見賞於具眼者而親愛者不
忍棄也然不有蒙養之功雖有天才何能若是子固
平生恬靖力學文辭高雅鎭岳生而資其敎髫齡學
詩已多驚人語余與子固氣味相合常同居共學故
鎭岳始學語乃呼余爲爺稍長益見其俊偉不羣卓
然有遠大之氣余之愛重亦何嘗姊子視也歲已巳
余南遷同甫寄書曰甥舘新得酷似君者懷君尤切
余則實有覺我形穢之歎矣又聞鎭岳從同甫於靈

芝水落之間咏爲歌詩如南壺谷諸公亟奬詡之余
恨無以致之寂寞之濵相與謌蘭詠茞以慰離騷豈
謂不復相見也其後余北歸而子固又亡父子賢而
俱無命嗚呼豈不寃哉今余非欲以一言爲鎭岳重
輕特叙此深悲而久不可忘者書于卷首

內局題名屛序

癸巳冬 聖候違豫結核成癰寒熱困惱一如己丑
舊證又自其十二月腫起於尉以及遍體於是藥院
諸臣率醫官入直禁中多進湯丸百無一驗最後宗
室儒川君㵣請進導水丸下利而諸證俱平其明年

六月諸臣始罷出直日凡一百九旬有二朞自忝領本院以來五年再覩斯慶憔憂變而慶賀成則退與諸僚諸醫題名于屛以識其同憂共慶且勉其不敢忘今日也盖人情與人共之而難忘者憂患鬱也吾輩或中夜彷徨於　閤門之外或忍淚焦心於　寢殿之中其時豈意今日　宣醞于院獻賀於庭與宴乎　金殿之側也經寒暑閱三時進退於二院之間聞跫音則心悸數更鼓而不寐其時豈知今日身出禁門退食而委蛇也譬如同舟遇風忽泊于岸此時此心今其可忘乎伏見　聖上春秋已衰晩病根猶

未除一院諸醫正宜深究所因博攷名方殫心竭智
務培本根不可恃此天幸遽忘煎灼之憂非特諸醫
爲然惟吾輩有保護之責與夫後來繼斯任者亦宜
先事而戒懲前而言凡可以愼疾安身之方罔不畢
陳尤不容頃刻忘也夫以太上之尊遘虐疾而乃瘳
者三代之際僅見於金縢所記若數年之內荐有大
慶實前史之所未聞也苟非昊天曰明順信是佑亦
越我 祖宗實有丕子之責于天者惡能有是雖以
我 聖上戰兢臨履之德宜不忘億萬年敬天之休
于時保之然則 君臣上下俱不宜復忘今日之心

凡百有位亦庶幾無忘奚但題名于此屏者獨不可
忘也而況今年 聖疾比已庚則愈危且久尤可忘
其毖後之戒乎昔荀卿子有言曰弟子勉之天不忘
也人苟能勉之敬畏不敢忘天意天亦必不忘其申
休必介以無疆之福此理何可誣也某旣以是說諗
于諸僚與諸醫以及乎同朝又將入告于 清燕之
侍姑書于屏後

林將軍傳後敘

林將軍死後五十年其子重蕃訴寃于 駕前 上
親考鞫案大臣亦有以 聖祖諭屍之教爲言者乃

命昭洗丹書復官賜祭贈謚曰忠愍 聖明之世無
枉不伸其可以增義士之氣而雪奸兇之誣矣先是
尤齋宋文正公爲將軍立傳盛稱其尊周大義而公
方竄絶海朝暮胥後命不能攷据事實盡意鋪張以
及其同時死義之人故其言曰朱子生宋南渡之後
於死義之人雖山僧賤卒無不表章褒世之意也愚
爲將軍立傳而有感以告野史之秉筆者盖亦有所
望於後人也近者大司馬閔公静能爲將軍請謚之
狀叙將軍事甚詳且記獨步武金之從將軍始末知
禮守洪候禹錫旣印行其祖花浦公遺文以其餘力

並刊將軍之傳與狀花浦卽傳中所稱斥和人洪掌
令也於是將軍之義大明于一世而宋文正之望可
塞於九原矣嗚呼將軍之死于析楊非　聖祖意也
是時賊臣方潛結北虜圖制國命故惡將軍之歸誠
皇朝而不屈於虜庭以百計媒糵惟恐其或生則又
從以暴其屍滔天之惡固無可言或有以畏死亡命
疑將軍者此又何心將軍誠畏死當椴島盖州之役
賈勇先登殲盡天兵不但不死挾虜勢可以全安何
苦臨戰而去九鏃於砲矢潛通漢人重惹虜疑而蹈
必死之危機乃反間關海濤寄身異域欲求其生乎

苟延歲月之命亦何益也雖至愚之人不待計較而
如利害也豈其不審乎義而倉卒逃生也哉始將軍
之守灣也請得數萬兵以覘虜釁盖有蹴踏遼瀋之
志而朝廷不能從旣而弱國爲售人役則又無以自
效其義脫身歸正必其素所蓄積若乃按侫庸將則
亦天也誠能自達於南都與史左諸公戮力中原其
功烈必有可暴於天下者矣且自古忠臣烈士固多
盡節於傾覆之際莫非親北面事本朝者曷嘗聞藩
國之陪臣爲天子立慬如吾東丙丁以來諸賢者乎
彼學士大夫尚不負其所學若將軍以窮鄕蹶張之

士未必夙聞春秋之義而嗜義尚節真若飢食而渴飲抱萬折必東之誠雖九死而靡悔若是而其可曰畏一死哉世道交喪言議之不公久矣可勝歎哉抑將軍少嘗跅弛不羈行事或不中繩墨常不欲徒生浪死似若一切取功名者故或者曾見其小節而復疑於大節乎然北虜犬羊耳猶服其義今之疑將軍之大節者可無愧乎將軍久在西關能得人死力實有古名將之風邊人至今悲之嘗聞州人欲立將軍之祠於白馬城以武人崔孝一配食不知今已尸祝之否孝一灣上大豪壯勇有氣義甲子從元帥軍有

功於鞍峴丁卯夜襲韓潤營殺順巖順巖者州奴嘗藏匿潤俾投虜故潤入灣迎置左右丙子隸將軍幕下共擊殺虜將要虎於鴨江亂後慨然自廢無意於世一日因軍事受數百棍於將軍幾死僅蘇人莫知其故某之外王父芝所黃公代將軍尹灣見孝一而嘉其志置幕下常厚遇之孝一謝病數月忽全家浮海入中國虜聞之遣使盡殺其諸族并及芝所公宋文正公又銘其墓曰崔孝一微歟而尚能自遂公乃因此受禍天其或者以此酬公志而成公名也歟嗟乎夷虜之禍人國家古未有此酷也孝一不知所終

或云爲 中朝把摠官又云將軍遇于登州見其貧而傾槖濟之獨步從將軍歸杖流蔚山而死武金亦被戮此皆感義而忘身者萬死而歸俱不免刑禍吁其悲矣

送李光佐赴燕序

尚輔使燕車將聲矣余方嘗藥禁中不能出餞于郊勞歌以送之尚輔色惘然曰兄且不能贐以言乎盖尚輔與余嘗退則居異鄉或進而同朝輒多宣力四方故久未成春蠓夏荔之會今乃有燕雲萬里之別情乎愛矣何得不爾壯者猶然況余之衰乎然尚輔

已無遊方之戀宿有弧矢之志去矣努力加餐哉駸
駸四牡伴春東歸余當以籩豆笑語懽迎說邦慶此
別又無幾時何足惜乎雖與之臨岐感慨擊筑悲歌
竟何補於皮幣百年之羞也若其跋履山川之苦風
發車僨之嘆送行者類能言之經歷則自當知之且
行人之不授辭古也尚輔詶詩奚爲專對非可憂此
皆不須言也夫人之贈行賤帛貴言者以其言可服
也余嘗忍恥辱而輸金繒何能有可服之言記余於
甲申冬舥鴨江中流擊楫而歎曰令我單車適萬乘
之虜慶卿傳介子雖不可效我自有辭令如鄭僑之

毁晋垣顧何難也及抵鳳栅門久不開彷徨半日乃有詩曰列戍無亭障關門秋作城猶難議徑入誰復講橫行出疆纔百里意氣已半消矣始知種蠡二子眞千古苦心是以余不欲大言但願尚輔之能忍性也

送趙汝五 榮福 赴燕序

侍郎趙汝五使燕求余以別語余辭以焦憂不能歌咏曰何必詩乎余曰金繒百年冠蓋如織山川跋履之苦麥秀黍離之悲人皆能言之吾何贅乎曰雖好去二字亦可也噫其意勤矣顧汝五韶顏未衰方仗

王靈行忠信去來非可憂也拜稽而忍其耻獻納之不能爭余曾所自傷者今無可爲汝五謀將何以副其望乎但余嘗入燕有疑而不自決者夫幽都之不競天下共言之矣將未知扶蘇項燕之倫首事中國歟阿骨鐵木之屬憑凌邊塞歟天道人事十年尤有可見者顧汝五默察而東歸以决余疑

送申聖與晢赴燕序

東平申聖與贊价徃燕要余贈言余方嘗藥禁中不能唱燕歌而別之且聖與誦詩三百顧余言不文亦何能行古道也然余於此行深有感焉聖與三世飲

冰於此路文貞公高文邃學頡頏　嘉隆快覩禮樂文物於　萬曆盛際與中州學士大夫周旋唱酬及至汾厓公時則禮樂文物久化爲戎矣公乃大書降將之石樓曰李陵何事誤家聲此其氣可以愧死中國衣冠之裔而必不磨滅無傳矣今聖與入燕以汾厓公愾我竊歎之思陰求　萬曆諸人之後出示文貞所唱酬者以觀其色之如何余嘗往來燕趙盖未見悲歌之士聖與默察之或有謳吟彈鋏之倫抑欝而愈不平者文貞之時庶可復見矣

驪興陳氏族譜序

陳生洪疇袖其世譜來請弁卷之文曰我陳昔顯而今微宗族散居四方譜系將無徵宗人之在南者收族姓作譜牒方謀繡梓公亦陳氏之彌甥也可無一言於斯役乎余謹按其譜記自驪陽公驪陽有功於高麗睿宗時其前蓋失傳矣其後百年冠冕赫舃以至于我 中宗朝而寖衰不振然而內外子孫尚多可稱噫失今不修其譜將亦寖久而寖忘矣昔三代之際嘗收宗族以厚風俗後世此義不行或至爲所不知何人陳生之慨然興歎樂爲之助此事者可謂不忘本也況斯譜之成乃在於陳氏積衰之餘盛衰

之理本不可常無亦陳氏之後追念前烈必復其始者此爲之兆歟余嘗聞大舜之後封於陳因以爲氏豈驪陽之先來自中國歟今不可攷也

後自警編序

古人云仕宦與讀書背馳況編書乎凡百有位莫不然況宰相乎少壯猶難自勉況老病乎今元輔夢窩公久處廊廟新入耆社覲閱多矣疾病半之猶以嘗藥之憂機務之重未敢告老自他人觀之宜無餘力可及他事公則有少暇輒披閱國朝賢士大夫碑誌及野史雜記手抄其行事之深切著明可法於後者

依倣宋人趙善瞭自警編之例分類彙集共成十二編噫勤亦至矣然則嚮所謂背馳者特指中人以下不誠無恒者而言非可以議於公也然公竊自附於述而不作之義深有感乎老而自警之詩顧惜餘年益求身心庶幾乎不知老之將至矣今者世道交喪艱虞溢目以公稽古之力上下正想望其傾否卷中黃許諸公恐不必專美於前而八溪聽天之風公亦不得自由矣若不佞者畸危之跡尚遲回於憂患之塗每誦宋倪仰出南門之語不覺怵然深警也

記

淸隱堂重建記

頤命謹按我先王考文貞公行狀公晩卜居於白馬江上築書室於山巓縈廻絶壑俯視大江賓客從遊之士或不能至焉每大冬積雪春秋月滿尤樂居之公每至其間閉門兀坐凝神默觀如是者有年其間所得蓋有不可得以窺者其所謂書室卽此堂也舊篋中又見王父宦遊時付伯父書囑以無使淸隱堂漏傷其後炎洲雪窖之日屢發於吟咏者未嘗不在於斯堂至於易簀之時先考兄弟泣請所言王父開目視之曰未歸白江是吾恨也嗚呼王父之甚愛斯

堂而不能忘也以至於即世而有遺恨今我諸孫不思復斯堂而追先志則非孝也盖王父雅好佳山水少嘗往來漢水上游 崇禎已巳始卜居于此樂其湖山之勝有終老之計是以立朝五十年少進而多退丁丑以後益切東山之志焉始山之下爲津渡之衝官道貫其中惟櫂夫數戶居之百濟亡以來千有餘年行旅之日經過者莫有賞其奇勝王父按廉此路一見而樂之納節之後費力經營天若有所待地亦因人而顯斯甚奇矣堂凡三楹制甚易瀐獲守之不謹爲風雨所毀者亦已三十餘年矣已巳後七十

二年庚辰頤命屏居山下慨然有復舊之志乃鳩材募工礱石畚土踰月而堂成窻欞軒檻不侈於其舊堂既成客有過之者曰今子化蒿萊爲堂宇堂構之志可謂勤矣然物無終久之理而可久之道在乎人斯堂之作僅六紀而已堂一廢而一興矣子將何以久斯堂乎頤曰吾方息影丘園誓將終老於堂中客曰非久也只可以盡子之世也頤曰吾既又築地甚固正植棟宇櫛比瓦甓風雨鳥鼠之攸除若是可乎客曰噫子不見夫江之東乎扶於三國鼎峙之際濟王之都也樓臺游觀之勝甲于東國想當日壯麗堅

緻爲不可毁者奚翅百倍於堂哉而旣已化爲荆棘丘隴矣况於此數椽之屋歟願曰吾且定爲護守之規誡告我子孫俾世修而勿替矣客曰乎泉之一草一石固嘗戒勿與人其子孫未數世而不能保也願曰吾且叙述我王父淸名大節鐫于巖壁使後人知爲名賢之舊物而不忍取也客曰噫夫世固有不可終恃者先德是已昔禹湯之德二史述之光耀乎典謨及桀紂冒其名而肆于天下則幷與其天下而失之於商周彼商周之人顧未嘗不見其典謨也夫以禹湯之聖而天下之大也後尙如此况其他乎若子

之先相國眞所謂玉色而金聲也祥麟與瑞鳳也進
位乎巖廊則有利見大人之德退處乎江湖則猶不
忘天下之憂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處憂患而無所
沮雖古賢人莫之或過訏謨載於簡册德澤被于生
民不待子鑱刻山石而已照人耳目矣苟世之慕相
國之風者雖未及登斯堂亦且咨嗟興感想見其杖
屨之地誠有百世共保之願誰復取爲已有哉然而
君子之澤有時而終子孫之賢不肖又未可知也異
日不以斯堂爲易衣食賭利祿之資者其亦幸矣然
則其久之也當奈何客曰凡爲先相國之子孫者皆

能聿修厥德世趾其美羹墻之慕久而彌篤使邦人敬而化之不廢甘棠之愛則斯堂也雖與江水無終極可也嚮所謂在乎人者此也余乃拜客之言而弁記之以諗諸後昆若其江山之勝登覽者必能言之今不暇述堂下月桂庵舊址今成煥文菴别有記識云

臨鏡堂記

友人金汝謙仙源先生之曾孫先生殉節於丁丑江都之亂其季子水北公不樂仕宦卜居于海山深處其子孫多居於洪云庚辰春余歸女于金氏汝謙館

余于舍南臨鏡堂中中夜泫然泣下而言曰此地有園林池臺之趣秔稻魚鹽之饒子將謂我仲長樂志之倫者耶我則不然嗟我十歲而孤終鮮兄弟伶仃危苦孰甚於我得有今日者天也又慈母之恩也若吾先人有才德而無其命年又不永然辛勤半生行營葬地結廬而依松楸以爲終焉之計令吾聚族而畊鑿於斯者皆先人之所經紀園中一樹一草無非平日所手種者獨斯堂者成於身後五六年吾嘗承慈母之教聽宗老之言先人始引小溪開三池欲構小齋于其上爲晩年燕處之所疾病而猶惓惓余是

以悼先志之不成及稍長竭力而亟營之久未有堂顔偶閱舊篋得臨鏡堂三大字盖堂未成而先名之倩人書以藏之小子弗及知也遂流涕而揭楣間今吾其敢曰肯堂構而不棄基哉特弱齡孤苦羹墻之思無所寓焉非故爲巖居川觀之適也子其悲余志而記之嗟乎聞此言而不知悲眞無人心者也况子讀書飭躬修擧遺業以裕其家如先公在時又能因成法而繼遺志庶幾乎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所本者矣可謂孝矣雖然人子之孝不亶在堂構之業而已竊嘗聞之子之先公行義修潔多才與藝眞可

以世其家者不幸無位與年始子之一身如碩果之不食今也瑜環蘭芽福履方申不食之報將如執左契而交手付者無疑矣究嘗曰不究之業追祖先忠清之節者不其在子乎子且勉哉若其名堂之義別成池銘登覽之勝系之以詩

霜峰海月堂記

余與霜峰淳源師相識已二十年間余以憂患流離不相見者亦十五年矣今秋展先墓入龍門尋舊遊師於東峰絕頂搆小菴而居之扁以霜峰名其丈室曰海月余叩其義師曰出家人宜斷塵根惟愛根難

去老僧周流四十年若弱喪而忘其歸者每念爲人
子棄父母之恩竊自傷悼兒時聞阿孃之語嘗夢兩
月將墜海衆驚救之已獨抱其一而歸因而有身而
育今豈敢以此自比於古德之胚胎前光者也吾知
母夢之適偶然爾然特識其四大生育之始名堂以
寓深感耳余聽其言而視其色愀然若不勝其悲者
傳曰樂樂其自生禮不忘其本若師者童習異教今
耄及而猶念佛其何能聞是義也特其秉彛之良自
契於吾道惜乎不使其早聞吾父子君臣之理也苟
能善推此至性要其所成就豈宜終老於誦羅尼訓

沙彌之業哉余旣感師之能有孝道爲之記其堂且以勸世之不出家而忘大倫者

紀功閣記

上之六年庚申討逆亂策保社勳以淸城府院君金公錫胄光城府院君金公萬基爲元功二公旣受帶礪之誓會于勳府之正堂相與慨然曰堂壁有國朝勳案與揭板並有 三聖御諱而官吏治府事日聚其下非所以致敬謹此前人之所未遑也乃聞于朝別建一閣於堂之北綾平君具鎰與其議都事張楦李恒董其功功始于乙丑八月告成于丙寅九月

閣廣三楹深十六尺廂廡四周簾陛三級北壁當中
設度尊閣勳案又移舊板揭其左右位置得宜事體
嚴重不似漢唐麒麟凌煙徒畫功臣之像也閣未成
而淸城卒甫成而光城卒未幾羣壬黨逆遂罷保社
勳閣雖在而無人管攝久未有名其後甲戌 聖上
誅羣壬復其勳光城之子鎭瑞爲都事乃以公之所
嘗定者扁于閣曰紀功謹稽之勳案惟我 太宗大
王嘗策定社勳於 定宗時 世祖大王策靖難勳
於 端宗時 元宗大王策扈聖勳於 宣廟時與
諸臣並列斯案歷觀前世帝王功著龍潛光升九五

者舜禹之後亦罕有之而盖無如我　三聖之前後相承於戲豈不休哉斯案之重宜若寶藏太室而尚在功臣之府豈以旂常鐘鼎之紀有異於玉牒寶章歟然則又宜別議尊奉三百年功臣亦多聞人而斯閣之成始出於　聖世忠賢之手斯甚奇矣凡物之成雖若有數亦必待乎人歟然而閣成而二公亡二公亡而典章日紊獨斯閣巋然而存閱盡世變以俟聖化之更新又可悲矣夫事之當于理者雖百世不可廢也吾知斯閣永與山河無極俾後人知二公之忠也其後平川君申公琓光恩君金公鎭龜以爲元宗　仁祖　孝宗亦嘗於潛邸日並叅從勲

又敬錄御諱附識于閣中尊奉之禮靡有闕遺云

鄭景烈公祠宇記

大明洪武二十一年高麗辛禑叓奉胡元正朔遣崔瑩及我 太祖太王將兵犯遼界是時鄭景烈公以安州道都元帥隷於 太祖軍及 太祖仗義回軍公頗有力云於戲我東國億萬年無疆之業實基於尊周之義 聖祖神功盛德之所以冠絕百代也若公之協贊大義已能灼知天命人心之所歸矣又不與攀龍附鳳之士共翊景運終以王氏之臣歸死鄉里顧其義豈特平生戰伐之壯烈而已哉公諱地初

名準提羅州人史稱形貌魁偉性寬厚幼有大志好
讀書通大義恭愍時倭寇海上公獻禦倭策王大悅
擢爲全羅道安撫使兼捕倭萬戶分與麾下士八十
餘人公請簽海民之閒舟楫而自請戰者而將之毋
擾陸民自是每有倭警輒往討之丁巳倭寇順天樂
安公擊斬十八級擒三人冬又斬四十餘人擒二人
戊午寇靈光羅州同福追及玉果彌羅寺焚殺殆盡
寇潭陽擊斬十七級壬戌五十艘寇湖南鎭浦擊走
之追至羣山島獲四艘癸亥又大破賊衆方春疾疫
舟師多物故海中輒出葬于陸地士卒無不感悅賊

以大船百二十艘來泊嶺南沿海大震公自權戰艦
日夜督行到蟾津賊已至南海觀音浦公遙禱智異
山而雨止又叩頭拜天而風利中流擧帆先摧前鋒
浮屍蔽海又焚賊船十七艘先是房之用使日本道
遇賊被拘船底及是戰救出之公每獻捷皆賜金加
官至海道元帥都指揮處置使門下評理戊辰倭又
冦三道自夏至冬焚屠州縣莫有禦之者公與諸將
自咸陽踰雲峰至南原奮擊大破之斬五十八級獲
馬六十餘匹賊夜遁時人咸謂非此戰三道生靈幾
盡矣高麗自中葉以來世被倭患而其捍禦奔北之

功百餘年間未有如公者也　太祖大王既回軍乃
放禑父子迎立恭讓禑舊臣金佇邊安烈等謀迎禑
事覺辭連公流于外又有尹彝李初者逃入中國告
高麗將動兵犯順　高皇帝察其誣而流二人恭讓
鞫治其黨與復疑公逮繫清州公酷被榜掠誓天自
伸曰李侍中之回軍也吾以伊霍故事諷之何可黨
彝初也既而歎曰人生會有一死生何足惜但恨王
氏復國而我死非罪適以水災免死其後録公回軍
功賜券法司爲伸理其誣枉公乃退居光州城東別
業復官判開城府事召未及赴而病卒年四十五賜

謚景烈葬于城東十五里犇兎洞後二百有餘年
萬曆壬辰倭擧國來寇公之外裔翼虎將軍金德齡
起義兵衣公遺甲祭公之墓所佩劍自解 天啓甲
子西帥适擧兵反公之九世孫錦南君忠信以元帥
前鋒陣于鞍峴將戰桄戈少睡夢公賜以劍其日果
戰勝豈公之雄魂毅魄猶不忘撲賊歟異哉禮云死
勤事而捍大患則祀之公雖幸而不死於綏其爲國
捍大患孰加焉在麗之世雖家尸而戶祝之可也况
鄉社之祭乎公沒數百年之後光州之人士始立祠
於遺墟幷藏公遺甲亦可見遺風餘烈久而猶感人

心也然此豈足以崇報公之德義也其欲扶大義於天下存宗國於旣絶者可使夷狄變夏而禽獸爲人雖遇昏亂不免於明夷而終則保其臣節尤可以存樹風聲以勸異代是以光人不敢自私其祠將請宣額于朝廷秩祀典於宗伯可謂盡善矣是爲記

北漢山城禁衛營移建記

聖上三十七年辛卯四月分命訓局御營及本營改築百濟古城各置軍營於信地庾粮備械國家異日緩急將與都民共守此天險也其十月城役完本營築自龍巖東南至普賢峰下二千八百二十一步一

千六十五堞城門二一曰大東小東皆上設譙樓暗門二柴壇峰爲將臺下有房屋十間城廓六十區凡一百七十八間保國普光龍巖太古四寺屬焉營舍倉庫九十餘間初設于小東門內以其地勢高風雨萃倉隅嘗水道易傾壞乙未三月移建于保國寺下哨官邢義賓經紀財力把摠張友軫董領功役至八月告成石砌一百二十步中堂一聖中軍以下各所及倉廒門廊共一百三十七間山抱水瀠結構增固可以永護儲胥云

弄丸窩記

甲戌秋余自海上歸歷訪同甫於靈芝洞同甫携余登其湖亭亭在洞北一牛鳴地小屋依山前庭俯潭蓋清境也其後戊子同甫謂余曰子之所嘗登臨處卽先人遺志而不肖所追成者近移少東前檻壓水百尺矣昔者吾先人辭榮卜居構小齋于洞中先名以靜觀又得湖上隙地圓阜若釜碧流繞岸阜欲着以太極之亭岸欲置以弄丸之窩經營心上屢發吟哦屋未就而棄諸孤不肖銜恤一紀屋成此窩願得知先人事者記始末示後人滄溪林德涵始欲爲我記之未果而歿又托於農巖金仲和仲和今不幸矣

子其圖之余逡巡辭以不文曰子非早及先人之門者乎余乃請先生名窩之義曰邵子云弄丸餘暇閒往閒來盖取諸此也念余十二歲時承先君命受業於先生先生病已深矣猶牖蒙不倦視若子姪童騃之見亦復何知親愛之感没世將不敢忘也嗚呼樑木之摧今已五十有三年門下從遊之士零落已盡獨余白首無成豈敢謂玄亭之一侯芭也此余所以不敢當同甫之請矣今夏余屏居江上又歷訪同甫同甫迎謂於弄丸窩中曰三十年間子已再來登矣吾所請亦且勤矣子終無意乎噫余豈能深知先生

之學者先天之理尤豈易言乎哉余嘗與林金二子遊每道先生之學一以持敬爲主追補小學之功晩喜邵氏之易殆忘寢食性又相近也及先生之遺編晩出則余益信二子之言眞有實見也蓋邵子歿而微言絕矣談易者精則不過爲巧曆粗者反流爲方技未聞因數入理妙契天地之心先生獨得於意言象數之外深賾乎消長動靜之幾方其神融心悟必不覺其手舞而足蹈凡一切外物無足以易其樂故榮名嚇然坦道如砥而急流之勇不竢終日顧乃逍遙於荒墟斷岸之間準備亭窩之名永矢勿諼嗟乎

是可與俗士道哉自先生歿後數年世道始大變以至于今日斯文之厄殆成坤六之窮矣豈先生知漸知幾早自閉藏耶抑天假以卒易之年使今日不至于此歟吁其悲已或曰弄丸乃宜僚解楚難之技非周孔之繫于易者邵子之自贊先生之名窩何也曰物之至圓大者爲天小者爲丸夫易與天地準者聖人觀其象而作圓圖故邵子乃以大喻小看作一丸若玩其占而變而通之鼓之舞之則眞若手運圓物見其圜轉而無窮以謂之弄偶與之同奚取於彼也況先生尤喜其心法之從中起借其言而名其居復

何疑也然先生不有構堂幹蠱之子何能使來世得聞窮理盡性之學也嗟余幼而荷知顧之恩老不能康濟其身乃以蕪詞敢記盛跡顧何足以闡發光輝緬仰高風增余忸怩況重尋舊地杖屨所憩猶可想像同甫抱孫己如余初拜先生之年感念今昔揮涕而書之以塞同甫十年之請云

寒圃齋記

吾弟仲剛相君新構小齋於居第之東庭容旋馬室易容膝又治隙地蒔菊爲圃栽松作樊仍名其齋曰寒圃盖取韓忠獻老圃寒花之語不知韓公之醉白

與此何如而亦有圃有花詠秋容而托意否然蘇子瞻以爲公豈獨有羨於樂天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然則仲剛之自比而取名者不可謂侈矣子由亦謂公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仲剛必不敢以此自任而抑其身當乎憂患之域思古人之傑特如公者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今不可見則慨然憂傷徒欲似其晩節歟相君之思其亦戚矣夫齋與圃閒居之樂也松與菊歲寒之姿也乃以卯申奔忙之身居闤闠鬧熱之中樂寒淡而喜芳潔景前修而興遠想其與昏酣莫醒昧進退之理者豈

可同日語哉余方樓寄江干雖未暇樹第治圃園林相望孰障吾遊但恨不能登君之齋共賞晚香爲詠羊叔子寄其弟之書不覺悵然而太息也

題跋

楚辭刪跋

余自斥逐以來又見酷禍杜門塊處恒戚戚爲悲憂欲死蓋無以少慰其心者於是從人丐書籍輒自移寫聊欲銷憂間得楚辭而寫之乃於離騷諸作自不覺掩卷而流涕也曩也余非不讀是書也平居無憂曾莫省其悲涼抑欝之意能使人有感嗟流涕而不

能已者也噫嘻甚矣人情之所感者深也以至於自忍而沉淵者其必有至痛深悲誠不欲一日苟生者矣是以其發於聲者眞可以泣鬼神而愁穹昊矣豈特使人流涕而已哉余之今日而始審其悲者亦可悲矣是書也晦菴夫子始取劉向晁無咎之所編次者王逸洪興祖之所註解者刪定而訓釋之其取舍義例可謂極詳審而不可尚矣善乎夫子之言曰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凄凉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麗之觀懽愉之語宜不得與焉然

則其選取之意槩可見矣然於其間或有未必盡出於窮愁之激者盖亦取其聲律之近似者旨意之幽曠者耳余方爲天下之窮人今欲取以校漏謳吟於寂寞之中者不在於彼矣故輒敢有所抄删其處憂患而抒懷觸事物而感發一出於窮厄感憤者則雖兒女之言必有取焉其間愁漫與之語有意於求似者則是猶東家之不心痛而捧腹者雖名家之作亦不取焉至於息夫之絶命不知罪者也楊雲之反騷不知耻者也故並删之若柳州非無罪而見放者顧其言頗有懲悔復善之意故取之區區去取之意大

略如斯斯雖然余豈敢有議於夫子之所定著者只取此日所感於私心者且以省筆硯之勞而已肆於卷首特列其舊目而疏之庸附存羊之義僭汰之罪縱無所逃尚或有悲其意而恕之者乎否

手書小學跋

朱夫子嘗謂今人於小學都蹉過不能更轉做去據而今地頭立定脚跟如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跟八九十歲覺悟亦然噫夫子豈欺後人哉昔蘇老泉年二十五而始知讀書終以文鳴世衛武公九十而猶箴儆於國古人之不曾以晩暮自沮也又

如此矣余幼而怠惰不能服力於庭訓十六而孤曰益鹵莽既而不幸早竊科名藉先蔭躡榮途奔走宦行且十年矣其於問學之事相與背馳蓋不但不知方而已罪禍之相隨也固矣今春恭承 恩譴遠投窮海又遭天倫之極禍杜門泣血求死不得蚤夜反省惕然悲悔思有以革心改圖以贖既往之過者假使余無他憂慼今年已三十二矣雖用力十倍於人將有晩悟難成之嘆況今驚魂殘魄死亡無日顧何能得力於治心修己之事終不負上天之所賦予哉然而悲悔之旣深則藹然之端誠不可以自絶覺悟

之方始則三十定脚跟之訓正吾今日之所當勉且一日有此身則亦當有一日之責是以不敢輕自暴棄日有所事乃借得小學書於人手自移寫於小册子以爲朝暮熟複之資若能不替此志庶冀有萬一之益於一息未滅之前豈敢因是妄意遠大之業也但竊附於古人朝聞道夕死可之意云爾

梅鶴亭題詠錄跋

右李氏家藏梅鶴亭題詠錄前後詩文凡若干篇幷爲一卷自 皇明嘉靖癸巳訖今 上甲子實一百五十有餘年摠六十有餘人率多當時名賢鉅公間

有人與文不必取者盖隨得而録不甚甄別也余讀
卷中諸作或幽人高士之品題或金節竹符之經過
或跡滯窮荒有憔悴湘潭之思者或身居廊廟有寤
寐江湖之想者或祖孫聯名或兄弟相和忻慼靜躁
人事固百端而盛衰翻覆世變亦多故矣始亭之作
也正當海內太平之際文治休明吾東亦 聖君繼
作賢儒輩出有若陶山大谷龍門數君子相與歌詠
登臨之趣歎美幽貞之吉何其盛也況江山之勝甲
於南國世不乏賢主人孤山有張旭懷素之藝玉山
傳伯喈叔夜之音凡天下事物之動于心而形于目

者一寓於翰墨絲桐之間托至契於氷魂羽衣以終
其身氷淸玉潤炯然相照矯矯乎有吳市桐江之風
又可奇也其後六十年島夷入寇亭燬兵燹廢砌殘
甃埋沒田壠父老之識其處者往往咨嗟指點於蒼
煙白露之中二公之流風餘韻蓋亦無復存者又其
後六十年禮谷公襲其餘慶弱冠蜚英又篤堂構之
孝重建舊亭養鶴種梅是時中國已左袵而惟我
孝宗大王秉大義籲俊才禮賢養士以遺　聖子神
孫繩日進退係國安危文章爲世宗匠者皆是也公
乃自早歲盡交朝廷在位賢者揄揚先美廣求歌詩

至于未年而猶未已是以華陽瑞石息菴松磵鄭君平南雲卿諸公及我叔父西河先生皆樂爲之稱道其事瓊琚琳琅輝映卷秩斯又極一時之盛也而新亭之成廑四十年卷中諸公今無一人在世者邇來世故亦無所不有而公又擯斥荒邊旅櫬已南歸矣其視孤山玉山之世果何如也噫亭之廢興俱以六十年疑若有數存焉而嚮所謂盛衰翻覆者亦隨而相尋自此更二十年則又當六十年之期矣亭之或存或毁俱不可知而公之子孫能肯堂構好文章如公之爲久而不墜其家風否繼而詠斯亭者又將無

媿於前輩耶況乎世道之污隆天下之治亂又何可卜也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後之君子覽是卷者亦將興感於百年前後之事以考公之世必有太息流涕而不能已者矣玉山公諱瑀栗谷先生之季弟孤山處士黃耆老之女壻禮谷卽其曾孫諱東溟字百宗亭盖黃公舊業而傳于李氏云

詩選跋

詩之有選三百篇尚矣其後昭明太子以下諸選家甚衆而各出意見去取多可疑者或偏而不咸廣亦

傷繁學者病之太學士金公達南印行其先公瑞石
先生所定詩選其卷厘十一篇不滿千而其世則周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其體則歌謳樂府古律絶又
取宋明人評詩之名言列之卷首分註于篇句之下
可謂簡而該矣盖近世詩道無準則而日就卑陋雖
間有名世者有其才而無其學先生慨然有意於復
古乃與其季西浦公蒐羅數千年間沉潛積久洞見
淵源又謂五代以後不可以言詩取止於晚唐淘汰
鎔鍊鑑别極精以成是選盖欲至粹而無雜用寡以
敵衆將以開示門路羽翼風雅真迷途之指南衆矢

之正的其嘉惠後學噫亦不淺鮮矣然使讀之者未窺其全書而但知有是選則豈先生由博反約之本旨也哉

忠武李公家乘跋

余嘗擯斥南荒涉露梁觀公戰處會日暮風雷驅海濤想見公夜戰壯烈余以纍人不敢謁公廟奠椒漿爲文以吊之獨私語于心曰是役也秀吉新死諸賊思歸以公百戰之威掃餘寇如拉朽何不周防自惜終以身殉也世言公自度功成而身危當矢石而不避嗟乎或其然乎今見公姪子芬所撰行錄記公之

言與事頗詳而但云公臨戰祝天誓死少無幾微之見于色辭者其亦未可知也蓋公七年舟楫奇功獨多迫夫和議行而天將沮之元均讒而朝議擠之戰攻多不得自由一身幾死於桁楊雖愚人亦能知不免矣與其晻昧罹禍無寧明白立慬況此賊一退又無可死之所矣以公之明早自審定雖子姪亦莫之覺歟然公之一死報國固素蓄積死生禍福已付之天是將國亡與亡國存與存公何忍自隕永負其重恢之志也　大駕西狩公聞　聖意已有內附之計常別貯精米五百石人或問其何用則曰　龍馭渡

灣我當載此米浮海迎　駕以圖恢復不能則君臣可以同死於我地當時將相諸公間關執羈靮但自誓盡節於旄丘之歲月鮮有以興復爲己任者獨公之所自期若是其重其可自輕其生乎哉夫禍亂之會天必生已亂之人或功成而享其榮或身殲而顯其義秀吉死而公亦死亦天意也非公之志也公之玄孫弘毅諸人示以家乘請余一言乃書露梁舟中所感于心者于卷末以償未吊公之恨

癸巳洛本跋

右　本朝移　皇明經略兵部洛正本臣得之於槐

院故文書卷衣中其辭全鈌而衙門年月尚可辨識經略是宋公應昌　萬曆二十一年爲我　昭敬大王癸巳年月之傍有細書軍務字竊意其時軍機賊情往復旁午或事有後時洛成不逸而胥徒不謹裁爲卷衣耶始臣之得之也見卷衣內隔薄紙依俙有大印跡亟去其隔而諦審之　寶章御押朱墨如新奎文屈曲篆法典雅不覺肅然驚異終又慨然永歎也惟我　穆陵宸筆妙絶千古驚鸞回鳳往往流落人間豈若此　押字之專出心畫也臣文謹推其字勢似是存心二字實取亞聖事天之明訓以寓萬折

必東之誠其承 天寵迓景命莫非此心所感 盛
德至善於戲不可忘也 國寶印 皇明肇錫國號
後 永樂間所頒金章龜紐盖倣漢制云 國家萬
世永奉 正朔大一統之義將與此寶傳守無窮癸
巳後四十五年清人奪之於南漢城下自此 皇朝
舊物無一存者獨此浛經歷天地之變埋沒於塵埃
故紙中不至於磨滅無跡斯甚奇矣但未知此後幾
年又復埋沒而爲人所得如今日否終不昧點磨滅
也否物理顯晦之數誠有不可知者而此浛之始出
於此時恐非偶然近者 聖上爲壇歲薦香火於

神宗皇帝惻怛之誠可通天地氣類之感無隱不見
如易所稱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者理亦然歟抑
寧陵之世大義嘗明及今 陵樹已拱而一德之臣
亦亡雖 神孫善繼而勵翼無人末俗寢忘殆不知
爲何事造物者亦悲之故出此東征時舊跡復顯于
世庶幾今之大夫國人寓目興感無忘匪風下泉之
思歟是又不可度也然此事已不可復見其跡幸存
耳今臣不虞而偶得之恍若身奉咫尺之書與中州
諸鉅公周旋於戎馬之間摩挲敬玩爲之流涕而寶
藏之亦不過粧褙爲帖付囑於子孫將欲久守而勿

失人力可永保乎夫萬物惟金石最剛堅而壽故世之爲久計者莫不鏤鼎彝鐫碑碣用力非不至也久則百不傳其一二若和璧之刻歷代所以守之以天下之力者自遭劉石之變久不知其所在今以片紙之脆薄藏之私室望其長存難矣嘗聞丙子之亂槐院老吏藏文書於院庭大樹空穴中卷有此洛吏實不知不可謂得其力矣不有神物用意陰護何能免大難而至今存也是亦或然而難可恃者終不若人心之感恩懷義久愈不能忘也夫傾天下之力而濟屬國自有天子諸侯以來所未聞者東人之世世生

養蕃息者孰非壬辰遺民之後嗚呼是誰之恩也此帖雖千百年後漂流百傳苟不離乎東土覽遺迹而讀臣之文有不愓然而敬收之者無人心也臣則決知其可久傳者在此何待乎托金石而望神明也是以詳叙咨本顚末敬告後人

題窹齋詩稿

右窹齋雜録者友人趙定而之詩也定而三世以詩魁多士詩固定而之箕裘而其詩清麗逸發頗有風騷之遺意然而定而不自多但云吾詩無可驚人獨唱酬應卒差有所長余嘗聞清陰金先生論竹陰公

詩曰當其摩壘對敵左顧右答各篇秀句迭出愈奇見此而後可知其難當而亦勝於追讀其詩然則此亦定而之家法可謂奇矣定而凡其一生悲懽喜愕一發於其詩故詩可爲其一身之史而且自其能詩以來三十有餘年世故之變因詩可見而可悲者一何多也況其所嘗與唱酬者如農巖滄溪諸公今已冥漠獨三淵子窮且衰遐遁萬山中定而白首方棲棲於郎吏間又可悲也

壎篪錄跋

不佞嘗讀唐風杕杜之詩傷其獨行而望人之佽焉

夢窩金相公暮年使絕域其弟稼齋翁隨之其行不踽踽矣又其往返六千里相唱和各數百篇錄爲二卷名以壎篪無言不酬兩情如貫詩人所謂豈無他人者益可見其盡人之情矣意其唱和必於籩豆之飫風雨之眠敘天倫之樂忘道路之疲矣乃反悲吟激烈若漸離慶卿倚筑而和者豈入其地而慕其風歟何感慨至此也盖昔　神皇再造之恩實始于壬辰公之先相國文谷公之使北初在於癸巳公之去來適當此二歲甲子一再周而天下國家固多變矣況公曾王考清陰公抗節瀋獄夷夏服其義今其遺

跡已不可復尋而我 聖祖淹恤之地尚或有指點者嗟夫凡今之人顧瞻周道孰不無風發車偈之恨獨公兄弟感時觸境增惋傷而不能已有甚於他人者眞可謂得其性情之正也余先王父曾與淸陰公同齧雪之苦余亦忝專對於 崇禎甲申周甲之歲雖不能詩沿道歌吟不及公兄弟中心之怛羞見山河今讀此錄悅若此身再入燕雲且余久失壎篪之樂於人世者尤有羨於稼翁而竊自悲三復感涕而書于卷末

內院志慶錄跋

右內院志慶錄凡三帖其 宣醞帖者 聖上久疾新愈卽 賜黃封珍羞於本院後數日 東宮亦如之盖念諸臣經年嘗藥之勞臣且喜且感詠爲短律以示同席也其賡和帖者又 賜貂裘一領 御製五言律詩一首於宗室儒川君臣澔以澔同直本院議藥而奏奇效澔感泣 異恩伏和 天章也其慶賀帖者百官隨 鶴駕獻賀於崇政殿庭左議政臣金昌集於班中作詩揄揚遂示本院也於是上自公卿下及醫官多和三詩院中乃令御醫李時弼裒作此帖 宸翰則移摹爲金字大臣以下或自書或倩

書帖旣成名而藏之或曰歌而志慶視詩人蟋蟀之義何如也曰古人固有名子名堂而志其喜者志之將不忘也其喜也中節何疑乎太康是以先哳後笑易著其象如日月如南山詩祝其壽邦國之慶古嘗有如今日否如之何其不歌且頌也然憂喜之相因直若二氣之互根常人之情又多狃安忘危若壹於喜而不思其憂惟事權謹是謂鳴豫豈云其吉今所以成帖而久藏者不但備院中故事俾後人明知皇天眷佑之仁國家中天之運正在今日也嚮者煎灼之憂方來謹畏之戒噫噫嘻何敢忘也

武藝諸譜跋

五兵之用長短相須其不可廢一正若五行之生克相成也而我　國自昔但習弧矢雖有刀槍莫曉其用況於銃牌筅棒之後出者乎　萬曆壬辰天兵征倭其中多荊楚奇才善技擊蓋傳戚少保遺法云遊擊將軍駱尚志力勸我兵學習砲手殺手之藝此訓局之所以創設而此譜之印行於其時也至今百有餘年砲手幾遍一國而短兵之用殆廢獨訓局有殺手六哨他軍門麾有數十人雖以時試藝譜亡不傳教師之相口授多失其舊法近有人得此譜於金化

縣者余亟請訓局大將李侯基夏重刻而壽其傳又欲其校殺手之藝以復其舊李侯樂聞而鋟梓令示以新本仍請余識其事顧余未嘗學軍旅何能論此譜得失然曾見他軍門操場賊追陣前弓銃難施砲手荷銃疊出空手徒喊益知遊擊之盡教諸藝訓局之並置殺手深得五兵相須之意也李侯今獲舊譜果能復正其坐作擊刺之法以壯環衛之勢庶幾無負天將當日之心矣嗚呼此譜初成於甲午之歲重刻於再周之今年疑若有數存焉固已興感於今昔而天將之教我兵習藝何可復見也遂撫卷流涕而

題其後

溫泉 行幸陪從録跋

凡列名而記事圖久傳也要無忘也是以官曹共事者莫不有題名之録況公卿百官扈 鑾輅巡方州即邦國之盛事可無記乎 車駕之幸于溫自 英陵 光陵兩朝始南井之文甃湯室北井之小碑尚存其舊跡而碑有從臣一人名想當時扈鴻魁傑之士必多雲從而今莫知誰某南州古多文士其歌詠聖德者必有可以被之管絃而今無傳俱可恨也先大王乙巳以眼有疾臨沐于此靈液效祥 大駕

還返本道觀察使金公始振乃録陪從諸臣之名入
梓而傳于世盖重其事而懲前闕也尤齋宋文正公
實序其卷揄揚我　聖考省方仁民之德不一而足
樂道吾民之忻忻喜色以明天人之感應於戲盛矣
此將與虞典周頌久傳于天壤豈但爲一時從臣無
相忘之資而已也其後丁酉春我　聖上又以眼疾
臨沐一月而還都凡係損上裕民之政率循　先拨
以歲之飢尤加意焉眞所謂比先王之觀也道傍遺
老或垂涕而說往事傴僂攢手而祝曰願如　先王
之平復遠近士女之縱觀者奔走於鈎陳豹尾之側

日己瞻 龍顏今死何恨且此豈一時燭恤之恩所可致其必至澤深仁淪膚浹骨造次讙譁之中秉彝之性藹然而見也天視自民景福將至顧何恨乎靈應之少淹也今尹觀察又續成陪從錄屬不佞記其事不佞無文正筆力顧何能形摸 聖德以詔來後然民情大可見矣 回鑾之後必有褒衣繡裳之恩自發於咨嗟詠歎者採風謠獻王朝方伯事也垂永之圖不其在是若諸臣瞻屬車之淸塵徒往還數百里了無一二事可記而當風埃之滿路則怵然而憂承寢膳之少安則躍然而喜凜凜乎如涉春氷者此不

可忘也噫自 先朝至今五十年間世道之汚隆人事之盛衰可證覈於二錄斯錄之不可無也若是但不知後視今復何如也

考槃遺編跋

右考槃遺編者南先生彦紀之詩文數十篇也幷其遺事而裒粹者先生之伯兄承旨公之五世孫鶴鳴子聞也付之剞劂而壽傳者先生之女壻李公榮林之曾孫湖南左水使濟冕也先生卜築瑞石之下樂有水竹園亭之勝所以寤寐永矢者必詠爲歌詩先生受學河西之門幷師陶山一齋諸賢所以憤悱講

問者必著爲簡牘先生之詩與文必多可傳而先生
歿而兵亂作嗣續又絶百年之後旁親外裔之屢屢
收拾者止此吁其可悲已雖其殘篇小詠一一瓌奇
惜乎無以使後人獲覩其全書也然先生之風將與
山水共其高且長矣顧何待乎遺編也異日有作高
士傳者必先取斯不佞之叔父西河公以爲先生樂
志如仲長統而老壽過之豪氣如陳元龍而閒靖勝
之尙論者稱以名言善評而若先生之專心性理之
學則又仲長元龍之所未聞也叔父又論先生之出
處則曰難與俗人言是亦默契其幽貞之志矣夫

明宣之際卽 國家中天之運先生簪纓弈世伯仲俱顯而獨自超然於塵壒之表此豈衆人之所可窺者哉噫小人之禍亦先生耳目之所及而空山痛哭之義深有悲於先師者歟抑明哲之識或先見未來之喪亂歟先生之心果出於此否不佞冥行險途方陷危阱緬仰先生之高風遐躅邈乎其不可攀矣三復農桑流落之句感歎而題于卷端更竢識先生之心者

趙連山三世壽會錄䟦 趙名羲耈

大宗伯閔靜能來示趙老七而甫三世壽會錄曰以

吾婦之爲其家之自出知吾之托契於公要得公一
言以賁斯録公毋以不知辭之余曰老子云知不知
上不知知病余於趙老無一面之雅不可謂知也因
公而聞知不可謂不知也因知而知亦老子之所不
病余何必固辭但未知趙氏世享眉壽之福其道何
居曰其先吾未之見也此老平生不能耐煩外不耐
煩其中必靜靜者壽歟少遊賢師之門居官必有惠
仁之屬也仁者壽歟余曰是皆壽之道也然世固有
韋平之拜三世大耋古未聞也意者其先故必有有
德無年而移其福於後昆者不然天道何必偏厚其

祖子孫也況百年之內三修稧事唐宋諸賢之所未能豈不美矣哉是將永綏來後奚但爲一鄕之盛事而已方今 聖人御極承天大休斂時五福敷錫庶民覃恩汪濊金玉盈世明年此老若膺尊年之典必以鳩杖西來入謝 天陛余於其時獲覩其黃髮鮐背可無不知之恨矣姑書于録末以竢之

唐律輯選跋 任公堃所抄

右唐律詩八百首水村翁八十一歲所手抄也字細而楷塗乙亦尠雖少年工書者無以加矣豈不奇乎哉翁一生無嗜好惟唐詩是好六十年諷詠不已取

舍之精宜無可論其他別品格選廣約不但律詩也
豈其好之也性近而神解如庖刀輪斲因以自得其
養生之道否不然奚樂乎此不知老之至也人老則
耳目必先衰王夫人所謂眼耳關神明那可隔人者
殆同謝女之論心未必人人皆然今翁之尚能籌燈
作字無亦獨葆其神明歟翁之中歲以後余見之矣
未嘗學熊鳥鑪鼎之術老於場屋仕宦之塗與世人
異者幾希到今猶見其雙瞳瑩然神氣秀朗逢人輒
笑言啞啞不異於四五十時何修而能若是也余嘗
竊覸翁胸中淡然冲和一切哀樂榮辱似不能入義

所當爲亦不疑顧然則翁之雖老而久視果不在乎詩律與方術而正得力乎不爲物累以全其眞也雖然翁六十始策名大耋蒙 恩擢上卿老而方通亦何理也夫寒花傲霜茂松冒雪天賦其淡泊貞固之性獨今晩榮而後凋物固有異人亦宜然翁日趁早朝之班趨走翼如觀者莫不稱以地上仙昔我 穆廟寢疾召諸臣燕語仍問神仙事判書李俊民曰臣今日見地上仙矣 上曰安在曰判府事元混行年九十步履如飛耳目不衰豈非仙乎 天笑爲之一新余方嘗藥數侍 寢殿若承 前席之問當薦翁

爲今世之地仙而亦嘗聞天上無不識字神仙若翁者雖謂之天仙可也

靈沼亭賡和帖跋

右稷山縣靈沼亭 御題詩一篇其時道臣尹憲柱敬揚亭壁揭板又録先正臣宋時烈亭記卽 御詩所謂觀文者也又屬左叅賛臣閔鎭厚叙其事首末又取陪從諸臣賡和詩四十四首幷爲一卷名曰靈沼亭賡和帖粧褙既成憲柱謂臣曰公亦帖中人盍跋其端臣竊伏惟念前世帝王詠爲歌詩者固多矣如沛中汾陰之歌徒尚雄豪之氣其他遊讌之什又

不足言豈若我　聖上羹墻之慕托之永言孝悌之
化風動四方也哉若其　昭回之光衣被草木將與
天壤永垂無極而彼湖中父老瞻　翠華而懷舊恩
奉　宸章而增感傷孰不傳告其子孫以及乎世世
生生也昔靈臺之詩非文王之所自作只其臣民樂
其有魚池鍾鼓而千載之下尚令人咏嘆不已況於
此篇乎顧何待其粧成卷帖以壽其傳也至於諸臣
之所賡和雖聲氣卑弱不敢侔擬於周雅又不足以
闡揚　天地之德然其視漢唐應制之詩庶可謂得
性情而無誇美矣況攀鱗附尾幸得以共傳于後榮

孰甚焉

黃氏 王人帖跋

萬曆戊戌今已一百二十有餘年 崇禎甲戌亦八十有餘年而 王人宋經略大學講義本草程摠兵詩篇與手寫蘭竹尚藏于外氏今內兄宗明甫收其粧褙噫其可貴也已昔者尤齋宋文正公我叔父文簡公爲之題跋反復乎天下之變極感慨而深發揮百世之下志士仁人之讀是帖者必有抆血謳吟而不能已矣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人知我外氏有家傳之學亦必在是矣始經略宗

陸王之學文敏公乃與諸學士篤守程朱之說嶷然不失其正蓋推此以往精神節義感海神而服島蠻正論危言斥和議而辨師誣公所謂三十年工夫者正得力於扶人紀立大防夫豈不學而能之乎摠兵之東來王父未嘗以儐接周旋而因人托義相酬唱如塤篪尊中國敬 王人之誠溢發於文字之表苟非中心好之惡能使中州大夫惓惓而不能忘也劉孺子流丐人耳公獨善遇之況於 王人乎又況於天地崩裂之後接濟歸正之人乎小子竊嘗聞文敏公遺訓曰吾子孫不可苟生於國難得罪於士論王

父安身立命正在斯訓故癸亥之欲援纓甲子之先
勤　王固出凜然忠赤而南城大呼壯士盡力塞門
嚴警驕奴畏忌此其氣可以充塞宇宙矣而說者乃
謂辛巳之禍實萌于此然一死報國公所蓄積指一
事而論公之義則非識公之全也嗚呼彝倫斁而夷
狄僭天下之極變公之父子不幸而當此會不免於
羣凶與賊胡之手或諉之於氣數之適然者亦不知
公家世之學本不悔殺身而成仁也小子深有所感
掩涕而書于帖端以諗于羣從

再跋

文敏公講說之失於兵燹吾外氏舊說而諸序跋因之三學士共製一篇出於余臆說而無可徵今同甫猶且辨之詳者無亦以臆者亦有其說而後之人或疑之歟夫事莫謹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余將舍舊說從同甫之辨矣然尤翁所謂千古快事者果有其時則三學士共製與否可以考信於經略刊刻之書而百餘年來中國亦多喪亂不知宋王二家能保其書否吁可悲已

先大王御製詩跋 御詩第二首曰此行上价弟兄借其所相須豈有涯今歲壬辰周甲再山河觸目定傷懷

右 御製詩七言絶句二首我 先大王於三十八
年壬辰 宣醞赴燕大臣金昌集而作也其時未嘗
宣示故雖昌集不知有此 恩也其後九年庚子
仙馭上賔蔽塗纔訖 內下紫宸漫藁六卷 命示
賤臣頤命俾得以仰窺我 聖考精神心術之所在
以成 幽宮之誌臣稽首拜受抱書悲號惟幸先睹
之爲快也其中有此二詩及臣昌集畫像贊一首臣
敬録一通卽示昌集聞者莫不流涕况臣昌集崩心
之痛鏤骨之感乎古所謂抱烏號之弓傳曲阜之履
者不足以喩此悲且榮也遂與其子弟謀所以寶藏

謹將 御詩敬編于其使燕時塤篪錄之上盖以
御詩有上价弟兄偕之語也又以 御贊敬題于其
所藏圖像之上以其像乃所嘗 命工圖賜者也臣
亦嘗題跋其錄與像矣今伏讀 御詩其偕行之弟
卽進士臣昌業臣跋所稱稼翁者而夢窩臣昌集之
號也其曰相須豈有涯臣所謂其行不踽踽也其曰
壬辰再周臣所謂 神皇再造之恩實始于壬辰甲
子再周而天下國家固多變者也其曰山河觸目定
傷懷臣所謂感時觸境增悅傷而不能已者也噫凡
臣之所以爲昌集弟兄言者 聖考盡得之矣然臣

則讀其往返六千里相唱和之詩演思時日屢道其情伏惟 聖考乃於造次送別之時深軫其鶺鴒之情興懷於黍離之悲雖天縱之聖隨遇而感無不中節苟非體下之仁如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尊周之義如萬折必東而歸于海惡能有是昔皇華四牡之詩可謂達下情而閔其勞矣若其殷勤激切感動人心者則當遜于此詩況其詩未必文武成康之所自詠乎臣又嘗於題像之文謂昌集何以仰酬此 恩今則酬 恩已無地矣亦何以相勉宋臣蘇軾追聞宣仁后傳先帝之語失聲於簾前誓心追報今日 宸

章之 內降無亦有深望於大臣歟嗚呼 天光昭
同衣被萬物將與天壤永垂無極顧何待乎臣子之
私相表章也然而不如是何以使來世明知 聖考
使臣之禮藹然有家人父子之恩又何以使後昆深
感先故曠世之 恩益勵其忠節也此臣昌集之所
以弁 御製於私錄之意也臣亦終始與聞其事謹
抆血而書之

北漢山城 先大王御製詩揭板跋

上之元年辛丑閏六月北漢經理廳提調臣閔鎭遠
啓曰 先大王御製詩有辛卯北漢定築時七言律

一篇壬辰 臨幸此城時七言絕句六篇今宜奉揭
于城內宮館永昭我 聖考陰雨之至計 上可之
本城摠攝僧聖能發願而主其事將以金字紗籠函
揭于 行宮及重興寺之別館以臣亦嘗與聞築城
之議陪從 幸城之駕請臣敬寫一本嗚呼追惟
前席屢若隔晨 翠華所臨已成陳跡而臣方適伏
圻郊忍能和淚血泚筆乃與緇素效力於揄揚之事
呼可悲也念臣數近 清光仰見 天地之心矣盖
以我國三陲際海四面受敵壬辰無所歸而止龍灣
丙子不及至于江都南漢孤絕都城凋大倉卒俱無

可恃溫王南鄰新羅北有靺鞨尚能久都於此城今則京都咫尺輔車相依　宗社士民有急卽移苟不能守在於四境猶可入保於一時　御詩中所謂定計出深思者正在於是矣況吾民與守之　教萬姓固已感泣深仁不幸有變其從之也必如市雖千百年之後奉讀　宸章豈有不思以手足捍頭目者乎然則此詩之揭此城誠不可已豈但雲漢之光下飾萬物長與山谿之險不騫于天壤之間而已於戲休哉

疎齋集卷之十